

淨化現代人心

建設人生佛教

人 生

第三十卷 第一期

目 要

會通佛教最盛行的大宗

——人生哲學書信之二十四——

新佛教的人生觀

藏經的分類與佛傳的研究

衆生的三大心病

發現美洲者是中國高僧法顯

佛說入胎藏會與胎生學之比較研究(下)

我聽耶教「佈道」

憂患中的玄高禪師

先夫介民先生逝世一週年感言

劍仙 (傳奇)

秋遊觀音寺

離開臺北的時候

度一切苦厄

張廷榮

佛鄰居士

楊白衣

顯證

達鑑三

陳欽銘

偉安

煮雲

鄭柯漱芳

莫正熹

寒兵

耕心

王連生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元月十日出版

會通佛教最盛行的大宗——大學生佛學研究八論

張廷榮

——人生哲學書信之二十四——

上期書信題：一個持守佛家十典的初步意見

下期書信題：佛家學人對中國文化的行願是甚麼？

本期書信要義：

- 一、會通的意義。
- 二、我們怎樣來會通？
- 三、會通後貞凝和開展的整全間架和血脈。

一、會通與專修的各方面之關係

敬愛的讀者，筆者原計劃要寫的大學生佛學研究十論，這次寫到第八論了，再有兩論，我們就照預定計劃完成，這長篇的通信，在四十九年這一年來說，算是我寫作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學佛學的青年朋友們，每談到佛學深入時，我總是問着，你讀過「大學生佛學研究」的書信嗎，有些是讀過的，沒有讀過的，我總還是請他們再讀一讀，因為讀過之後，就把當前佛學有關的環節，一一的有些概括的認識，也有些人生上即可安頓的東西；周宣德居士，爲此一較爲專對青年朋友們談的多，問過我將來印專集的情形，在寫作的過程中，我自己很看重這一專論而在最後三論中，這一論和九論十論，我認爲尤其是些重要的問題，所以在我寫這一論之時，我還是這個意思，請研究佛學的青年朋友們，如要深入，先讀讀我的十論，看對於要深入的，究竟提供了些甚麼意見？看從那裡深入才是真契機？

現在我們仍只談佛教最盛行的大宗，怎樣來會通？會通是不是將十大宗或八大宗湊合會攪呢？它不是的。會通不必順通常一般的看法，說說中國各宗派的相互關係，這個會通，還是就我們人生的修證實際，會通的比不會通的好，會通了又不失其深入，會通不必是一知識上的看法，說各宗我都曉得，真的會通，是會通之各宗，由合而和，由會而融，由融而自得，而終亦不存有會通之見。

在會通之前，我們先還要瞭解，現在盛行的大宗，這些宗怎麼即在今天，仍在它的價值上，特別顯其精神，我們先可以作下列問答：

律宗就是佛家的戒律，宗教最重要的一環是守戒，而佛家在戒律又特別顯其殊勝處，戒在佛在，戒存法興，戒律在近代還有弘一大師獨自的興盛過，但獨立興盛專門的律宗也好，或者一個學佛的人，研究那一宗也好，佛家的戒律，能够捨棄嗎？我們的答復，不能捨棄，或修專宗，或獨立弘傳，律宗是基本

的精神，戒律的精進，總是不可廢的，那麼，我們可以看出，戒律，是會通之一。

近代太虛大師，特別寫成「菩薩學處」一書，特別着重菩薩行，菩薩行本是大乘佛教，任何一宗都必須注重，菩薩行就是普賢精神，觀音精神，地藏精神，彌勒精神，此在太虛大師特別專論，特別看重，這更清楚地表示，菩薩行是任何那一宗派必須注意的，只要不是自了的小乘，這一菩薩精神和菩薩行，都要注重，我在海潮音用「近代兩大宗教新哲與人道佛教」一題用太虛大師，甘地聖雄來會合申述這一救世的具體宗教精神——亦是菩薩行，菩薩精神。我以爲，凡是一個大乘行者，都要具備這一菩薩行的精神，不具備這一精神，那學佛還只是自了，學佛還只是學名相，學佛還只是學知識，這當然是不夠的，所以我們無論深入那一宗，我們一定要具備菩薩行的修學。

以上兩者，是大乘佛法普遍重要的環節，不由得你不會通，也可以說，是一種必然的自然的會通，只要學佛，就非注重不可。現在接下去，就談禪學，唯識，淨土三宗。

誰也知道，現在中外愛好禪修的確是很多的，尤其中國六祖所開啓的頓悟新禪學，和以後幾位大祖師的分別精進，不但予禪宗開新了，也予佛教開新了，予佛學開新了，予中國文化開新了，現在還在做人類文化開新之路，六祖由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無所住者，不受一切牽累，不受一切掛碍，真的脫落也，也可以說，真的空掉了，但決不是應無所住，即大事已畢，決不是無所住，即成惡取空，即成灰身滅智，而是空脫之後，而生其心，而生其心者，如幻幻存也，而生其心者，剛健萬行也，而生其心者，獨自肯決也。這一新禪學的根本精神，真有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極剛健而活潑的精神，我們研佛學的，或是修大乘佛教的，如若這一精神不能領取，那是多麼可惜的事。或者，學禪要根器好，否則即發狂無拘，反而生出許多弊來，這一點正是我說要會通的道理，有了其他的法門會通，再深入禪的核心，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常常的會見力用，於自，於他，於教，甚至於他宗，都會有益處，所以禪學是可以用工夫的，尤其是青年修學的朋友們，假使真的會通得好的話，見有大益而無害的。

現在再談到唯識學，唯識與禪本來是很相近的，現在就頓悟禪的不立文字和唯識的五位百法專立法相來看，好像是不相容的，其實不然，唯識的根本意趣，在有法相而不執，法相有用，法相亦有用，如我們乘火車由臺北至臺中，在臺北乘火車時，所買的火車票，即如一珍寶，隨時要保存它，不失它，好像這張票子，太重要似的，但等到了臺中，這張票子，就要收存在廢物箱，直成一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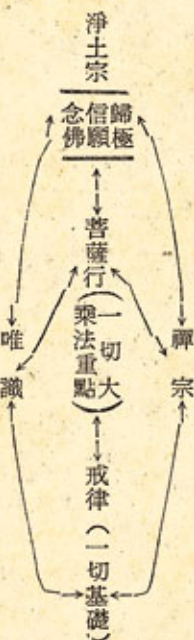
物了，如一張無用之廢票，收票員不收去，我們也要丟掉，爲甚麼，即它便是很小的一張紙，擺在任何一個口袋裡，也覺討厭，非丟掉不可。唯識學重法相，只是大用流行，只是剛健萬行，只是由人生到圓滿之佛智，有嚴密用工之道而已，它的重法相，正是臺北至臺中的火車票子，某一時有用，某一時無用，更明白某一時何以有用某一時何以無用之理，又此即是功用，亦不可執著。唯識學是修證嚴密的，它是合乎科學論理的，它有層層進功之路可循，它和世間有關的學問，有很多是攝契的，它自更比世間之學高明而澈底，所以中國西學來了後，也就是新學來了後，許多大學都講佛學，所謂佛學者，還是偏重在唯識之學。所以唯識學，現代青年的學佛，尤其研究佛學，是不可不研究的，講到此，我順便提出，我已在覺世旬刊上，每期發表有「唯識學方便談」它是最通俗而又不拘系統的方式，方便提要來談的，已登過三期了，有興趣可以參閱，另外我即在此十論發表後，即接著寫「大學生唯識學」，因爲要想瞭解這一方面的青年朋友很多，有時也分別用信答復，但因這一門學問太重要，爲了和一般愛好者共同研究，所以決定有「唯識學方便談」，和「大學生唯識學」的先後研寫，此順爲說明。

除上四者外，我請問各位，還有甚麼盛行的大宗呢？各位只要稍一思索，就會想出這一定是淨土宗，這是不會錯的，我們盛行而又普遍的一個大宗，無疑的是淨土宗，也有人以爲，現在西方歐美學禪的很盛，我們提倡淨土宗，在西方人看來，這和他們的信仰，靠他力，似有大大小小異之處，恐不適宜於向外發展，其實這個看法，是很牽強的，我們信仰，是在有真信仰，有了真信仰，一切即真，沒有真信仰，看外面似是而非的變化，這是不澈底的，依筆者的瞭解，我們如要有一人可得而修，又人人可因修而即有安頓所得，此既是人人可修之法，必是最簡當之法，此既是人人可修之法必是強者，弱者，衰者，病者，在病床上者，無藥可救之病人，在監牢中者，無人看顧之囚犯罪人，天下之老而無子者，天下之寡婦孤兒，天下之無學問者，天下之不能學問者，所有人間的一切，民初一般研佛學之學人，對其他各法門均尚能契，惟對淨土宗尚有不透澈處，此還是一學人的眼界，看至高處，沒真修實踐，而又真具有大悲心願者，一定會重視淨土，因佛法固是向一般自認要致智慧之人學，而尤要在救渡天下衰老病死之人，或以爲大乘佛法，以救世爲重，但救世極重要之一環，了死生，脫痛苦，還是特別重要的，所以信仰淨土，持名念佛，又爲學佛最重要之基礎。如不安頓於念佛，恐其他法門，雖有研究，但真到艱危時節，用不上，不能真契也。

二、會通之道

上面我們說了五種，自然還有其他之宗，如三論，如密，如天台宗等，也是各有其特勝處，亦不可忽，只要精進，那一宗都成就了祖師古德，我們所引

，是就比較近代通常者而言，現在就來談它們的會通，究竟我們上面舉引的五種，一個人怎樣會通呢？是都來學呢，還是擇一二來學呢，都學是怎樣地入手，選二三門或一二門又是怎樣的入手？這不得不有一種較爲明白的指出，現在依我個人的看法，我以爲修學的會通，可如下列一個表，即是：



上面仍是一種方便，自不能說是定論，但假若說是會通，那上列表中所謂涉的五種，也可以說是會通了，實言之，即一個人，不妨對這五種，都有所修學，但也就人生可有一統歸，這一點，各位只要讀馬鳴之大乘起信論，也見有一統歸，雖然他的統歸，是依當時的時節因緣而說。現就上面的五種來說，他的會通吧！假使病痛憂患之人，他的能力，實不能多所用力，那一種最低的原則，小聲念佛，有菩薩行的發心，和持守能持守的戒律，這（一）信願念佛，（二）發大心，（三）守戒，這可不受人時事地的限制，是修一法而可三法盡通，修一法而可三法俱通併修。

但一個強有力的人來學佛，他在這三種之外，或者要學禪，或者要學唯識，或者同時一個人，分別加以學習而會通，都是可以的；或者說，禪是明心見性的，禪是自力，與淨土之他力，是不是衝突呢？這在古德的經驗，已經解決了，古德所謂「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正是指禪淨的合和雙修的功用而說的。或又以爲，修唯識是宗彌勒的，彌勒主張兜率天，現在唯識學者，又修淨土，是不是可以呢？這也可以的，弘一大師即曾如此表示，以修唯識之人，亦可同修彌陀之西方淨土因釋迦佛陀說此法時，彌勒菩薩亦在會，足見是可以修的。

修彌陀淨土的，可以與禪合和，這是古德確已證驗的，修彌陀淨土的，可以與唯識合和，這也有大師證言指明，假使一個人，在這五種上，巧妙的會通，巧妙的和合，那麼，它可至簡至易攝歸一句佛號，它可要展開，亦從研學——唯識的，從定力——禪宗的，從大行願——菩薩行的各方面來展開，假使特別愛禪修，就能力之所及，也可多做禪修之工夫，假使特別愛唯識，那也可就能力之所及，也可多研究唯識學。但總以歸極於信願念佛爲總目的，較爲穩當，因近人的根器，大多非上等資質。因此，即不能強求其即生徹悟。人生當此時也，必須信彌陀觀音之他力護持，人生隨在（或苦或樂）乃有真安頓處，否則，到最後恐不易把持。（下轉第二十六頁）

新佛教的人生觀

佛鄰居士

一、偏說人死觀

人生觀，這個問題，在民國十年的前後，各方學者，曾熱烈討論過，十三年，太虛大師，曾作「人生觀的科學」一文，參加論辯。大陸陷匪後，香港出版儒家的人生雜誌，臺灣出版佛教的人生月刊，今天，西堤也有了天主教的人生副刊。「人生」這一個時髦的名詞，真是令人嚮往！

然而，懷有偏見的人，總認為佛教是人死觀，或說是死人觀的。這話怎麼說呢？據他們的發言人說：佛教旨在了生死，教人一心念阿彌陀佛，祈求死後生西方的極樂淨土，因此，人們厭生而欣死，這不是人死觀嗎？

又說：佛教做的事，叫法事，所謂法事者，十之八九是度亡的，不是放焰口，便是做輕懺，總之，都是為死人祈福的。死人生天堂抑或下地獄，其子孫無知，爲了求心之所安，並應付世俗，只好請知死的和尚了，這不是死人觀，是什麼？

又說：其實一個和尚，真能「知死」，更真能知「人死觀」，已經是上等的了。因爲經云：瑜伽一法，乃登地菩薩利生之事，非初心凡夫所宜。然而今天的經懺和尚怎樣呢？亦誠如虛雲上人所說：「若鼓簫棄而看經，春杵確而禮懺，身對佛像而目視他方，口誦經懺，而心存別念」。不單不能超度死人，且招「現前之謗謗，受未來之業報。」

誠然：這是極少數人的事實，不能一概而論。佛門大，不僅龍蛇混雜，且有魔子魔孫。何況這是佛所預言的末法時期，更何況這是末流之弊端呢？

二、雙開生死觀

佛教東來，本爲普度衆生的大乘佛法，其得接受中國文化，而成中國的佛學，其特質在禪，禪觀行演爲台賢教，禪台賢流歸淨土行。從此，淨土法門普遍盛行於全中國，阿彌陀佛四字，幾乎代表整個佛法，因而在中國流行的諺語，是家家觀世音，處處念彌陀。同時影響所及，西方淨土也幾乎成了東方漢文系佛教區的特殊標幟，單指今天而言。

說人死觀或死人觀，乃淨土觀末流之弊，並非淨土宗本質之過，亦非佛教自身之錯。太虛大師有鑑及此，在淨土行中，他則強調，十方淨土，無量佛

刹，西方淨土只是其中之一。

再則以大力宏揚彌勒淨土，其一方有人間淨土的建設，另一方又有兜率天國的修學。這是一個生死雙開的法門。它告訴你一個人人生自何來死往何處去？生應如何，死後怎樣？這才是一個既知生而知死，有人死觀又有人生觀的新佛教與新佛學。

此一彌勒淨土，稱爲慈氏宗。雖然，它知死，有人死觀，但是它說法在人間，並將建設人間淨土，以其在人間，而言人間，故稱人間佛教，或人生佛教。此宗的經典，爲上生經與下生經。上生經說兜率天宮彌勒內院之事，等於說死人及其在天國之事，也等於說人死觀與死人觀。下生經，說彌勒菩薩當來下生人間，龍華三會，廣度衆生，而後成佛，等於說一個理想的人，並理想所做的理想事，也等於說人生觀。

這一義理，最早爲晉朝道安所接受，而成中國佛學的主流——道安重行系。唐時，玄奘與窺基諸大師，亦均以彌勒淨土爲行持及依歸。其後，以此宗特重法相唯識學，漸入講論，而行持者始漸少。尤以彌陀西方淨土易行，不識字不講經甚至十惡不赦之人，只要他命臨終時，能誠心懺悔，專心念佛，仍可帶業往生，因此，人們趨易避難，彌勒淨土便不大盛行了。

其實，這也不是真實的，彌勒淨土，也有聞名往生，念佛往生的。誠如太虛大師所云：「他們的辯證，都是從生兜率天而論，不是對彌勒內院而說的。若從內院說，如彌勒上生經說生兜率內院者，皆是發大乘心而不退轉的，且說有三品修，如有犯戒而懺悔者，臨命終時，彌勒亦來接引」。（中國佛學）

三、新佛教的人生觀

昌言人間佛教的，是新佛教，其人生觀，仍是沿用佛教原來之本質而發展的，不過略有增補而已，茲分述如次：

(一) 宇宙觀

①因緣生果——佛教看宇宙現象，是一種結果，而產生結果是一種因緣。因緣的解釋很多，簡單地說：就是由此而生彼，謂之因；依此而成彼，謂之緣。②本性空寂——宇宙現象，既是因緣的果，那麼牠們的自體，一定是空寂，他們本性也一定是無自性了。

③名相假立——諸現象的本體如上，但，佛教並不否認現象的存在。現象既然各自存在，人們生於其間，怎樣區別它們呢？因此有名相產生，名相是人爲着利便區別而設立的，牠非是現象的自體，所以說名相是假立的。

④中道真實——每一現象有二面，一是我們眼識所能見的，存在的形態，一是我們雖不能見而能思想到的，因緣關係，此外別無實體。這個道理，佛教稱之爲中道，這中道的道理，不因時間空間之不同，人智之高下，而有所變更，故爲真實。

(二) 人生觀

①業果不斷故有情續生 人類依其身語意三者所發動之善惡染淨等行爲皆謂之業，有如是業，即有如是感招後異熟報之力，所感之後，能酬前業，謂之果。報得曰生，果壞曰死。人生宇宙所言一切之果相，皆因此因果律所致。做人的第一要義，便在明此業果不斷，有情續生之理，簡言之，即因果律。（詳參閱十二因緣說）

②唯有根塵故味我本空既曉業果之通義，繼則應達我空之真諦。因爲：生死因於感業，感業原於我執。其所執之我，皆由於不達五蘊假相，而妄執之以爲我之故。人們何以妄執五蘊假相，以之爲我呢？因爲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構接，見相假現的原故。明此，故言唯有根塵，人我本空。若無我執，即無感業，若無感業則無報，無報則無生，無生更無死。如此，始得謂之真了生死。所以說，無生，是涅槃之真理，出世之大法觀無生之理，而破生滅之煩惱，始能進而「即生滅而無生滅，無生滅而不碍於生滅」以此滅惡生善，利己利他成菩薩乘。（參閱新疏，清涼說）

③諸法本空故唯識所變 一切諸法不越五蘊，而色蘊等根塵諸緣亦從緣生亦無自性，體空而性寂，故曰諸法本空。體空而相有，相爲心識所變，故曰諸法本空，唯識所變。但此法空之義，即三法印之究竟意義；而識變之義，亦即因緣生法之究竟義；有此究竟智慧，則能發同體大悲心，運行大車普度衆生，轉識成智證見真如。

④超出世間故救護世間 以上已證真如，而得菩提，可以說已覺已了。進而應該覺人，應該度生，而圓滿其人生。禪宗六祖說：「正見名出世，邪見名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盡打却，是不是都不要呢？而是超出世間，救護世間，這與「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始能一致。純超出世間，是自我的小乘，倘能倒駕慈航，迴趣衆生始是大乘。

由業果不斷有情續生之理，知修人天善法，而成人間賢聖；由我空法空，唯心所造，唯識所變之理，知修六度，轉識成智證見真如，而成菩薩；更以之普度衆生覺行圓滿，而成佛。這是一個由人成佛，即人成佛的人生觀，沒有一點玄妙，也沒有一點神秘！

總之，宇宙人生，都是空的無的，以有人故，始有宇宙人生這和古人說：

「如無孔子，萬古常如夜」是一樣道理。人是從那裏來的？因緣生，緣散而滅，但藏識不滅；業果不斷，有情續生。因此要造善業要修好人。自己善良，還不夠；還要覺人度生，使衆生皆善良，以淨化此人間，使人間成淨土。試想這樣的一個人，該是多麼積極，多麼精進！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似之恐仍不能及之？

如此人生，始是有光有熱，佛之所以稱佛日，彌勒之所以比月光，不是因爲他有光有熱，能生養萬物嗎？大哉！佛陀！大哉！佛陀！

四、新佛教的人死觀

本文之題，爲人生觀，至此本可停止。但，一則儒家說不知死；再則西方淨土行，偏說人生觀。而我認爲：新佛教是生死皆知，而且，又開生死觀，因此，便不能不附帶一談人死觀。

人死觀，亦略出四義如次：

(一)十善上生，人，有生必有死，佛陀至八十亦示寂。天乘之類的神仙，亦隨業受報未得解脫，仍有生死，雖壽至萬歲，業盡仍在輪迴中。但，信佛學佛修兜率淨土的不同，他們生前皈依三寶——佛法僧，行持戒律，修十善行，改善三業。深信佛說十善上生心安，而理得。亦同於不問收穫，只事耕耘。但，前人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後人當然不會例外，用不着替死後憂慮。此所謂「善其生，即所以善其死也」。

(二)內院修學 兜率陀天的彌勒內院，有善法堂，彌勒菩薩經堂說法妙，則是花香，鳥語玉女等均以音樂說法，這可以說類似一個大學城，其環境皆是文化的。一面說不退轉法輪，使上生者不致退轉，仍隨輪迴；一面又說不厭生死，不求斷結，使其可不待彌勒下生，而乘願再來。內院只等於修學道場。或稱彌勒大學。如果一個人，認爲死了以後，可以上生天國，繼續修學四波羅密，十善法，誰說痛苦，家人誰不歡喜送行。

(三)乘願再來 如果你立下大誓願，衆生未盡，誓不成佛，你隨時可以乘願再來人間，因爲你的法性常存，藏識不滅；且以有宿慧故，你是可以做天人師的，此與華嚴宗立三生成佛說是相通的，何況聲聞乘又有三生六十劫始得極果之說呢？多來幾次有何關係？

(四)下生成佛 如果你喜歡「兜率陀天上，上妙快樂」而且對於人間已無願，你不下來亦可；甚至於來來去去，歷劫修行亦可。總之，到當來的時候，彌勒菩薩下生人間，你們都是要隨從下生的，到時，龍華三會以後，功德圓滿人人成佛。這是一個多麼合情合理的生天大道，死入哲學啊！

對於人死，抑或死人，假使都能作如是觀，豈不是真自由大解放！豈不皆大歡喜！善哉！善哉！彌勒佛！新佛教的生死觀，新佛教的人生觀，新佛教的人死觀！

藏經的分類與佛傳的研究

楊白衣

一、序 言

一個標準的佛教徒，我想：必須是「學佛所學，行佛所行，證佛所證的人。」爲要達到目的，不妨儘可依照自己的志趣（宗派）來信解行證。但此中，却有一共同的原則，這就是：不能離開教主釋迦牟尼佛的言行。筆者非常地痛心，惋惜同道每忽略了這一點，往往把佛語束之高閣，反把祖師，高僧的言行拾得較之教主高高在上。這一怪現象，直到現在仍未被重視，這誠不可思議，而且良足慨嘆！！

在我人的心目中，不管他（她）的修持如何，對於教主的人格必須有充分的了解，這樣才不落入歧途。不然的話，終無法把握佛法的重心所在。現爲供同道的進修參考，特將經典的分類與佛傳的重要書籍抄錄如下。

二、經典的分類

經典的說法主，根據大智度論的記載，共有五種人。即：佛說、弟子說、仙人說、天人說、化人說。佛說的如：華嚴經、阿含經……；菩薩說的如：宿曜經……；弟子說的如：集異門足論……；天人說的如：阿尾奢法……；仙人說的如：說醫女人經……等。此外，另有：由夢感得的經（夢感佛說大功德經）。現將同一性質的經典綜合地分類如下：

- ①說佛族譜的有：
佛說十號經，佛一百八名讚，佛所護念經等
- ②說佛經歷的有：
報恩經
- ③說出家至成道的心境的有：
華嚴經（初三二部二五四卷）
- ④說佛形相的有：
觀佛三昧經等
- ⑤說佛智慧德相的有：

- 大般若經（初四〇部七七〇卷）
- ⑥說佛心的本性的有：
涅槃經（初約一六部一六〇卷）
- ⑦受佛感化的有：
a 關係佛弟子的：興起行經（初七部）
b 關係佛侶的：阿難問事佛吉凶經（初一七部）
- c 關係尼僧的：增一阿含經
- d 關係居士的：增一阿含經及維摩經
- e 關係信女的：增一阿含經
- f 關係天子的：須真天子經（初九部）
- g 關係梵天的：持心梵天所問經（初三部）
- h 關係國王的：阿闍世王問五逆經等
- i 關係皇后的：勝鬘經等
- j 關係長者的：長者子制經（初二四部）
- k 關係婦女的：奈女經（初二四部）
- l 關係仙人的：仙人問疑經
- m 關係盜賊的：鴛鴦摩經
- n 關係惡魔的：維阿含經三九及大集經
- o 關係鬼靈的：雜阿含經四九
- ⑧說佛一代傳記的有：
樓炭經，釋迦譜等（包括我國的撰述，即有十數部）
- ⑨說佛一代言行的有：
增一阿含經（包括小篇經文共有二六五八卷）
- ⑩說佛涅槃前後的狀況的有：
a 佛槃泥洹經（主述事實）
b 大般涅槃經（主述教理）
- ⑪說彌陀，釋迦二佛以外的有：
藥師經（約四〇部）
（附註：上列是以教主釋迦爲主的分類）
- ⑫說救濟衆生的方法的經典有：
- 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
- ⑬蒐集種種經典爲一經的有：
大集經（由七部六〇卷成），大寶積經（由四九部一二〇卷成）
- ⑭一經中說及種種教義的有：
福田經（一一〇部）
- ⑮解釋經語的有：
名數經等
- ⑯抄拔諸經要文的有：
諸經要集等
- ⑰說明世界觀的有：
起世經，立世阿毘曇論等
- ⑱由哲學說明人生的有：
圓覺經，涅槃經
- ⑲說明人生實相的有：
增一阿含經（二七與四〇），大寶積經（五五與九六）等
- ⑳說明人心的狀態的有：
正法念經、業道經、意經、無量壽經（下）
觀無量壽經等
- ㉑說明胎身的順序的有：
正法念經、十二因緣經、大寶積經（五五）
嚴淨經等
- ㉒說明肉身的狀況的有：
正法念經等
- ㉓說明肉體的保護方法的有：
金光明經、溫室經、醫經等
- ㉔關係教團的制裁的有：
梵網經（八七部五一六卷），十誦律（其解釋書爲：善見律毘婆沙、毘尼毘婆沙、毘尼摩得勒伽、毘尼母論、律二十二明了論）、四分律、僧祇律、五分律、飲光律、雜律、瑜伽論四處戒品、菩薩善戒經（一名地持

經)、要略經等。

②說明佛一代言教的有：

四十二章經、大方禮經、索經抄、法句經、遺教經等。

③密教關係的有：

秘密經、儀軌、陀羅尼等

④說明釋尊滅後的佛教的有：

迦葉結經(編纂史料)、馬鳴菩薩傳(宣傳史料)、舍利弗問經(分派史料)、阿育王傳(印度王的事蹟)、付法藏傳(高僧的事蹟)

⑤關係印度哲學的有：

大足論、瑜伽論

⑥佛法的概論書有：

大乘起信論

⑦關係外道的有：

四宗論

⑧雜部的有：

所集論

⑨鎮護國家的有：

法華經、金光明經、仁王經、大涅槃經等

⑩信仰上的經典有：

般若心經、觀音經、地藏經、彌勒經等

⑪社會事業的有：

金光明、勝鬘經、梵網經等。

三、佛傳的研究

現在的漢譯佛傳大約有十八種之多，其中有直接記錄的純佛傳和間接記錄的(附帶說明的)二種類別。屬於前者的有：

①修行本起經二卷、後漢竺大力共康孟詳譯

②中本起經二卷、後漢曇果共康孟詳譯

③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二卷、吳支謙譯

④異出菩薩本起經一卷、西晉聶道真譯

⑤佛說普曜經八卷、西晉竺法護譯

⑥佛說十二遊經一卷、東晉迦留陀迦譯

⑦佛所行讚五卷、北涼曇無讖譯

⑧佛本行經七卷、宋釋寶雲譯

⑨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⑩佛本行集經六十卷、隋闍那多譯

⑪方廣大莊嚴經十二卷、唐地婆訶羅譯

⑫佛說摩訶薩婆經十三卷、宋法賢譯

屬於後者的有：

①大善權經二卷、西晉竺法護譯

②四分律六十卷、屬寶三藏佛陀耶舍譯

③長阿含經二十二卷、同右

④五分律三十卷、屬寶三藏佛陀耶舍譯

⑤有部律毘奈耶破僧事二十卷、唐義淨譯

此外，巴利文本有：

①本生經因緣物語(Jataka-nidana-katha)

②勝者所行(Jinacarita)

③佛種姓經(Buddhavamsa)

錫、緬、暹、西本有：

①P. Spence Hardy, A Manual of Buddhism

②P. Bigandet, The Life of Legend of

Gaudaria

③H. Alabaster, The Wheel of the Law

④W. W. Rockhill, The Life of the Buddha

現存的佛傳雖有：漢、巴、梵、錫、緬、暹、西傳等多種，但得以漢譯佛傳為其代表。考其發端的形式，在大體上可以分為四類。

甲、由菩薩仙人寫起的：遇燃燈佛發心的故事。例如：「過去現在因果經」、「修行本起經」、「太子瑞應本起經」等，就是此類。

乙、由成劫、壞劫寫起的：說明人間界的上生下生，以及衆許平等王的產生。例如：「衆許摩訶帝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西藏傳等，就是屬於此類。

丙、綜合上述二說的：一面敘述燃燈佛與善慧仙人的故事，一面敘述光音天下生的人類以及衆許王。例如：「佛本行集經」、「四分律」、「五分律」等，就是屬於此類。

丁、單刀直入敘述佛傳的：由「甘蔗之苗裔釋

迦無勝王(淨飯王)寫起的。例如：「佛所行讚」、「普曜經」、「方廣大莊嚴經」等，就是屬於此類。

不管佛傳的發端如何，後端的結語，在大體上均甚相同。現將有關的段落與要項列舉如下：

佛陀的統緒：普、方、集、行、尼

燃燈佛：修、瑞、普、方、集、行、尼

善慧仙人：修、瑞、普、方、集、行、尼

持華女：修、瑞、普、方、集、行、尼

布髮授記：修、瑞、普、方、集、行、尼

俗統緒：修、瑞、普、方、集、行、尼

下生觀察：修、瑞、普、方、集、行、尼

託胎：修、瑞、普、方、集、行、尼

誕生：修、瑞、普、方、集、行、尼

相師占相：修、瑞、普、方、集、行、尼

命名：修、瑞、普、方、集、行、尼

天廟參詣：修、瑞、普、方、集、行、尼

阿私多仙：修、瑞、普、方、集、行、尼

三十二相：修、瑞、普、方、集、行、尼

八十種好：修、瑞、普、方、集、行、尼

母親命終：修、瑞、普、方、集、行、尼

學習：修、瑞、普、方、集、行、尼

競技：修、瑞、普、方、集、行、尼

三時殿：修、瑞、普、方、集、行、尼

農耕祭：修、瑞、普、方、集、行、尼

衆生的三大心病

顯證

貪瞋痴，是衆生的三大心病。衆生的所以流轉生死，苦惱重重，就是它們在作祟。如經云：「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痴。」可見，有了貪瞋痴的三種煩惱，就會牽引我們去造作惡業；既造惡業，就必定要流轉生死。所以貪瞋痴是衆生的根本煩惱，輪迴生死的原動力。

貪，又名貪愛，貪愛在佛法說是生死之門。貪愛，是約順境說的。普通沒有學佛的人，不但貪愛自己的地位，也貪愛錢財，名譽等等，因為貪得無厭，爲了滿足自己的慾望，便唯利是圖，只要能夠達到自己的目的，什麼公理正義，人情友誼，便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忘得一乾二淨了！更進一步，由貪而轉爲痴毒，敢視怨，殘酷而釀成悲慘的災禍，產生無邊的痛苦，陷溺在苦痛的深淵！

瞋，是瞋恨他人，如果你追求什麼，而未能如願以償，順利達到目的時，你就起瞋心了；所以，瞋的煩惱，是約逆境說的。一個人若是動了瞋火，善友就不敢接近而遠離他。佛經說：「一念瞋心起，八萬障門開」。又說：「一把無明火，燒了功德林」。所以瞋心重的人，人都視如阿修羅，或夜叉；人都做不好，連學佛修功德？由此可見，瞋心的煩惱，是多麼可怕！

痴，就是通常稱的愚痴。但愚痴並非什麼都不懂，反之，若聰明人如胡適之，在佛法說，他是一個最愚痴的人！因爲他不懂佛法的道理，而詆毀佛法，曲解佛教，迷事執理是個邪知邪見的人。所以愚痴的解釋，就是邪見。

貪、瞋、痴、三者有著連鎖的關係。人生的苦惱都起於貪，因貪愛不遂而生瞋心，因瞋恨而生邪見以至引起罪惡的愚痴現行。「貪、瞋、痴」又名三毒，是人生苦惱的根源。治毒的方便法門，佛法說，就是「戒定慧」三學。以戒治貪，以定治瞋，

以慧治痴。貪由心起，心由念生。人類一切貪念，均由識別而起，欲除貪念，必須先求六根清淨而可。六根清淨則妄念不起，邪見不生；正知正見，用能明自心性，不爲物蔽，不爲境遷；心性自在，則煩惱除，人生沒有苦惱，獲得究竟大樂！佛教謂救度衆生，就是教人明自心性，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從而離苦得樂，做一個俯仰不愧的好人，這與儒家修齊治平的工夫，要從意誠心正做起，同是一樣道理。

衆生的內心三大煩惱——貪瞋痴，是衆生解脫的勁敵，除了戒定慧可以對治以外，天台家的修觀法門，更有另三種特效聖藥：

A、多貪衆生不淨觀：我們的身體，本來就是九孔常流不淨的臭皮囊。普通說，有五不淨；一、生處不淨；二、種子不淨；三、相不淨；四、性不淨；五、究竟不淨。若男女身體互相貪著，應修九想觀對治之：

- ① 膨脹想——破形貌欲（形色 俱舍論語）
 - ② 青瘀想——破色欲（顯色 俱舍論語）
 - ③ 壞想——破色欲（顯色 俱舍論語）
 - ④ 血塗想——破色欲（顯色 俱舍論語）
 - ⑤ 濃爛想——破色欲（顯色 俱舍論語）
 - ⑥ 蟲瞰想——破形貌欲
 - ⑦ 散想——破威儀言語欲（供奉祇承）
 - ⑧ 白骨想——破細滑欲（妙解）
 - ⑨ 燒想——破細滑欲（妙解）
- 上九皆助假想觀，使之成就。佛陀教以修不淨觀，主要是要破除衆生男女的互相貪著，及對於「自我」「境界」的迷戀。不淨觀修成以後，即無此患；而心常自在安樂！
- B、多瞋衆生慈悲觀：瞋，略有三種：一、非

樹下思惟：修、瑞、普、方、異、因、集、衆、讚、行、尼

納妃：同上

四門出遊：同上

羅睺羅誕生：修、普、方、集、衆、讚、尼

伎女醜態：修、瑞、普、方、異、因、集、衆、讚、行、尼

出城：同上

獵師的法衣：同上

剃髮：修、瑞、普、方、因、集、衆、讚、行、尼

主從別離：修、瑞、普、方、因、集、衆、讚、行、尼

車匿還城：修、瑞、普、方、異、因、集、衆、讚、行、尼

跋伽婆仙人：方、因、集、衆、讚、行、尼

阿羅邏仙人：修、普、方、因、集、衆、讚、行、尼

鬱頭藍弗仙：普、方、集、衆、讚、尼

頻婆娑羅王：修、瑞、普、方、因、集、衆、讚、行、尼

伽耶山思惟：方、集、讚、行、尼

苦行：修、瑞、普、方、因、集、衆、讚、行、尼

五人侍者：修、瑞、普、方、異、因、集、衆、讚、行、尼

中止苦行：修、普、方、因、集、衆、讚、行、尼

沐浴：修、瑞、普、方、因、集、衆、讚、行、尼

乳糜供養：修、瑞、普、方、因、集、衆、讚、行、尼

吉祥草：修、瑞、普、方、異、因、集、衆、讚、行、尼

菩提樹下：修、瑞、普、方、因、集、衆、讚、行、尼

理，修家緣緣慈；二、順理，修法緣慈；三、評論，修無緣慈。

家生的所以發起瞋心，多是不滿於境界而引生意。如發作出來，就是忿、是瞋、是害、是惱怒；如藏於心裡，就是怨、恨、嫉妬。我們與衆生間，從過去到現在，都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應有慈悲心——無瞋害心，才能有利於自己，無損於別人，才能做到自他和樂，自他兩利。

其實，瞋是愛的相反面。愛到極點，有時會瞋恨到極點。神教說：「上帝愛世人」，我想在他們想像中的上帝，這話是對的。因為愛極了，所以會恨到極點，如洪水為災，幾乎使人類與動物絕了種（見創世紀）。這是上帝愛世人的最好實例，因為有愛就有瞋，愛與瞋是如水之與濕，火之與熱的難以分離。所以從佛法來說，這是凡夫的真面目。庸俗的神教徒，還想像出超庸俗的真道德嗎？而且，有了愛，染著了一切，一切的變動，就會牽動自心而引起苦痛。所以佛說：「愛生則苦生」。

佛的教法：最價值處，可說是從文化核心——人類意識內容去革新，主要是從實體的事物，實體的自我執見上去革新。所以革新的有力工具，便是佛法，尤其如現在說的瞋煩惱，便是要以佛法大藥庫中的「慈悲」觀來醫了。惟有這樣，才能消滅瞋心，長養慈悲心。相反的，從實體而來的苦痛差別，自他敵對，就是違反無我的文化基礎。從一切敵對去考察，這才會以矛盾為真理，才會覺得自己與一切人為敵，誤認人人是惡人。這是人類的敵對性，殘酷、仇恨的意識來源。雖有人意識到事物自他的融合性，然由於實體性自我感的固執，表現在宗教或哲學中，終於不能是慈悲，或民主，平等的，而被看為一切皆是從屬於此一實體的。如見於政治意識，那不外是希特勒式的公民表決，史達林式的民主領袖。在這種精神意識中，也沒有真正的博愛，相反是仇恨的懲罰。上帝愛世人，而結果是以洪水淹沒了一切人類。

C、多痴衆生因緣觀：佛陀云：「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萬物的生起或還滅，都是因緣的結合或離散。可見佛教並不是什麼一元論或多元論，唯物論或唯心論，更不是唯神論。而是中道的因緣觀，離去一切戲論。從因緣生法的諦理當中，了知

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離兩邊，說中道，這是佛法的真實義。所以，佛教的因緣觀，是佛教的特質，不共一切外道學說！

愚痴顛倒的邪見衆生，不明因緣生一切法的道理，而非因計因，以為萬物是上帝所造，這是由我慢煩惱與權威結合而才產生出這種所謂「唯神論」的，那是古代民智未開時的產物！這在佛說的因緣法的真理下，是毫不猶疑的屈服下去，或自行遁形，而終於消滅！因為在佛法的因緣真理之光的照耀下，不管它是唯什麼論，都不能再在人們的頭上籠罩著，捉弄在黑暗中的人們，任其擺佈。唯神論等的黑暗消滅了，真理的光明，自然顯出來！

所以，愚痴的衆生，必須服一杯因緣真理的甘露，飲一滴佛陀的法水，必定得大清涼，離開一切顛倒夢想，解脫煩惱邪見的繫縛，得大自在，開佛智慧，證得究竟涅槃！

佛陀分析發現衆生的煩惱，種類非常繁多且複雜。因為，無論是知識的，感情的，意念的，凡是不正確不恰當的，能使我们因此而煩惱動亂，引生不安定，不和諧，不自在。由此煩惱，造作種種業，更引起未來的苦迫，這都叫做煩惱。所以，煩惱也就繁雜了。在這樣的煩惱之中，「貪、瞋、痴」，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本，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說：「一切煩惱，可以歸納為三大類：一、貪類，二、瞋類，三、痴類。一切煩惱，無非這三類煩惱的支末流類。如愛、染、求、著、慳、妬、慢、掉舉等，是貪類。忿、恨、惱等，是瞋類。見、疑、不信、昏沉、妄念、不正知等，是痴類。衆生，都是有煩惱的，但各有偏重。一向慣習於多起某類煩惱，就會造成不同的個性，如貪行人，瞋行人，痴行人，如三類沒有偏重的，就稱為等分行人。更詳細的有「人十九輩」的分類。總之，這三毒的煩惱，是內心的不良因素，壞分子，我們既然知道了，就要如法奉行，否則，是不能得到利益的。如佛陀在遺教經裡而說：「我如良醫，知病說藥，服與不服，非醫咎也；又如善導，導人善道，聞之不行，非導過也。」又云：「汝等但當勤而行之，若於山間，若空澤中，若在樹下閑處靜室，念所受法，勿令忘失，常當自勉，精進修之，無為空死，後致有悔！」

降魔：修、瑞、普、方、因、集、衆、讚、行、尼
成道：修、瑞、普、方、異、因、集、衆、讚、行、尼
龍王供養：修、瑞、普、方、異、因、集、衆、讚、行、尼
買人飯佛：修、瑞、普、方、因、集、衆、讚、行、尼
梵天勸請：瑞、普、方、因、集、衆、讚、行、尼
向鹿野苑：瑞、普、方、因、集、衆、讚、行、尼
優波伽外道：方、因、集、衆、讚、行、尼
五比丘：瑞、普、方、異、因、集、衆、讚、行、尼
耶舍飯佛：因、集、衆、讚、行、尼
那羅陀飯佛：集、衆、讚、行、尼
傳道開始：集、衆、讚、行、尼
三迦葉飯佛：瑞、普、方、異、因、集、衆、讚、行、尼
頻婆娑羅王飯佛：普、方、因、集、衆、讚、行、尼
竹林精舍布施：同、右
大迦葉飯佛：因、集、衆、讚、行、尼
舍利弗目連飯佛：普、方、因、集、衆、讚、行、尼
給孤獨長者飯佛：衆、讚、行、尼
祇園精舍布施：衆、讚、行、尼
波斯匿王飯佛：衆、讚、行、尼
優陀夷歸佛：普、集、衆、讚、尼
佛陀飯鄉：普、方、集、衆、讚、尼
釋族調佛：普、方、集、衆、讚、尼
羅睺羅出家：集、讚、尼
難陀出家：同、右
優波離出家：集、衆、讚、行、尼
(下轉第十五頁)

發現美洲者是中國高僧法顯

達鑑三

(A) 前言：

①誰發現美洲：自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學者，如德基納 (De Guignes) 帕拉維 (Paravey) 高德隆 (Godvon) 勒蘭 (Leland) 麥斯德士 (Masters) 弗萊雅 (Feyer) 等多人，皆曾倡言發現美洲，是中國人，但未說明是中國何人，且未說明發現地點，在美洲何處，法國蒙陀穆跌輪報，雖曾說明發現美洲，是中國僧人法顯，法顯登陸地點，確即今墨西哥，但未說明在墨西哥什麼地方登陸，亦未說明有些什麼事實，什麼證據，且將法顯登陸年代紀元四一二年，誤算為紀元四五八年，經筆者詳加考證，認為墨西哥各史所謂東方神人歸薩克 (Quetzalcoatl) 就是中國佛國記所謂颶至耶婆提國之法顯，法顯所颶至之耶婆提國，就是墨西哥太平洋岸之亞加普爾科 (Acapulco) 亦稱亞加布哥港，亞港所立中國帆船到港紀念碑，就是紀念法顯所乘中國帆船到港，茲根據中墨各史所記種種事實，分別考證，在未考證以前，先將法顯家世略述，本文撰述宗旨，及中墨各史有關法顯之事實，分別摘錄如左，以為楔子。(金人瑞云：「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謂也」，按即以甲事引出乙事之意。)

②法顯家世略述：法顯，晉朝平陽郡人，俗姓龔氏，東晉成帝咸和九年，西曆三三四年，生於平陽郡武陽鎮，三歲出家，二十受戒，六十五歲赴天竺留學，七十八歲颶到墨西哥，七十九歲回國，自出國到回國，往返十五年，遊歷三十四國，劉宋武帝永初元年，西曆四二〇年，卒於湖北荊州。辛寺春秋，八十有六。(摘錄大藏經神僧傳，高僧傳，法顯傳，及其他有關佛學書籍)。

③佛國記摘要：「法顯由長安經于闐，屬賓，赴

天竺取經，假道師子國(錫蘭)返廣州時，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東下三日，便值大風——商人大怖，命在須臾——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後，見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大海瀾漫無邊，不識東西——商人懷遠，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處——如是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興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四月十六日發(陰曆)——航行八十八天，屢經狂風暴雨，驚濤駭浪，與法顯同船之諸比丘，幾被婆羅門下諸海邊——於七月十四日，到達青州(山東)勞山南岸登陸，抵建康後，把出國的經過，寫成佛國記」。

附錄一九五七年拙著「法顯出國會到美洲考證」文內法顯由錫蘭至墨西哥，由墨西哥至山東勞山南岸之航程：按佛國記「法顯由師子國(錫蘭)東下到一島邊(新嘉坡)費時十六天，由該島前行到耶婆提國(墨西哥)費時九十天許，四月十六日由耶婆提國出發，七月十四日到達青州勞山南岸(青島北)費時八十八天」，茲以現在海運，計算法顯當時航程，法顯由師子國(錫蘭)出發，東下到一島邊(新嘉坡一三七七哩)費時十六天，平均每日航行八十六哩，由該島(新嘉坡)前行，到耶婆提國(墨西哥亞加普爾科，八千六百五十六哩)費時九十日許，約以九十五日計，平均每日航行九十一哩，法顯於四月十六日，由耶婆提國(墨西哥亞加普爾科)出發，七月十四日，到達青州勞山岸(青島北七千三百一十哩)登陸，費時八十八天，平均每日航行八十三哩，據四十四年八月十九日臺北新生報載：「自由中國號帆船，由基隆到舊金山六千哩的航程，共

費時五十三天，平均每日航行一百一十三哩」，以與法顯當時航行天數哩數兩相對照，便知法顯到的耶婆提國，不是亞洲南洋群島，而是美洲的墨西哥。

④東方神人歸薩克：赫斯賓氏 (Louise S. Hesbrouck) 云：「歸薩克是來自東方之柔美人，不知其以何種方法，飄流至此耳，墨西哥農業工藝等法，及其他一切文化，大部份係歸薩克所啓示」(摘錄赫斯賓氏墨西哥史)

⑤歸薩克創立十字教：道羅氏 (Alonso Toro) 云：「歸薩克來自東方，同伴多人，皆衣長袍大袖，歸薩克多才多藝，公正良善，創立十字教，又創節食齋食之例，獎善罰惡，勉人登於正途，曾以文字教人，並以科學藝術教百姓」(摘錄道羅氏墨西哥史略)

⑥歸薩克等五比丘：孟達達神父 (Elp. Mendez) 云：「歸薩克曾在墨西哥傳教，臨走時，帶四個青年比丘(連他本人共是五個比丘)回到他的故鄉日出之方去了」(摘錄墨西哥今日雜誌第五四四期)

⑦南史之上五比丘：「齊永元元年，扶桑國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歸薩克比丘五人遊行其國，流通佛法」(摘錄南史第七十九卷東夷傳)(參閱本文D遺跡可證者(乙)第⑥節五比丘到墨西哥云云)

⑧本文撰述宗旨：法顯的家世，及其由長安到印度，由印度到錫蘭，由錫蘭到墨西哥經過情形，已詳拙著「法顯出國會到美洲考證」文內，尤其法顯是高僧，是神僧，在佛教史上之成就甚大，惟以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故不具論，本文所敘述者，僅是闡明法顯颶至墨西哥以後一段歷史(歸薩克即法顯，亦即發現美洲者)，茲

根據中墨各史所記種種事實，種種證據，分別證明如下：

(B) 歸薩克即法顯，事實可證者有三：

① 歸薩克來去方向，與法顯相同：墨西哥今日雜誌 Hoy 第五四四期孟達神父 (El P. Menaieta) 云：「歸薩克臨走時，有土人問云：『前去何止，何地為歸？』歸薩克手指日出之方以為答，並告土人云，我與日當從日出之方，取道海上而復來，按日出之方，東方也，中國是在東方，故曰日出之方，歸薩克所云「來自日出之方」，與法顯所云「來自東方之中國」，是同一事實，此其證明一。

② 歸薩克鬚髮年齡，與法顯相同：法顯由東方飄到墨西哥，年已七十八歲，年老有鬚，半白半黑，美國巴爾克士 (Henry Bamford Parkes) 云：「歸薩克鬚髮斑白，由東方渡海而至墨西哥」，日本岡田峻士云：「歸薩克年老有鬚，來自東方」，賓爾基馬達神父云：「歸薩克身材高大，潤眉大眼，髮黑而長，鬚黑而圓」，以上所云歸薩克之鬚髮年齡，來去方向，均與法顯相同，此其證明二。

附法顯留有鬚髮說明：按僧初受戒，必須剃除鬚髮。但受戒後，有時因環境關係，亦有留者，尤其神宗重在修心，不注重表面，如當日之六祖，最近之虛雲，皆是也，況當時戒法未備，又加法顯海行百餘日，留有鬚髮，不足為怪也。

③ 歸薩克同伴人數，所着衣服，來自方向，均與法顯相同，墨西哥道羅氏 (Alfonso Toro) 云：「歸薩克來自東方，同伴多人皆衣長袍大袖」，按佛國記「法顯由錫蘭返廣州時，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四月十六日發，七月十四日到達山東青島勞山南岸登陸」(摘錄佛國記) 以上中墨二史對照：一是「法顯同船二百餘人，將返廣

州」，一是「歸薩克來自東方，同伴多人皆衣長袍大袖」，「將返廣州」是中國人，「長袍大袖」是中國衣，道羅氏所云「歸薩克來自東方」，就是指法顯來自東方之中國，道羅氏所云「皆衣長袍大袖」，就是指法顯同船二百餘中國人之衣服，道羅氏所云「歸薩克同伴多人」，就是指「法顯同船二百餘人」，歸薩克之同伴人數，所着衣服，來自方向，均與法顯相同，此其證明三。

附法顯同船「二百餘人」及「二百許人」說明：按佛國記，法顯往耶婆提國去時，則記曰：「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由耶婆提國返時，則記曰：「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前曰「二百餘人」，後曰「二百許人」，蓋以法顯由耶婆提國回航，內有數十人未返，故曰「二百許人」，而不曰「二百餘人」，此二百餘人中，除僧侶外，包括土農工商，醫卜星相，奇技工巧，無一不有，可謂人材濟濟，故法顯駐錫時間雖短，而所留成績甚多，墨西哥之一切文物，幾成中國化，考其原因，約有三點：①墨國土人，以歸薩克是天神降人，歸薩克所言所行，盡量模仿，故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②法顯同船二百餘人，人材濟濟，有特長之技藝者，分別傳授中國文物，法顯駐錫五個多月，約以一百七十日計之，同船二百餘人，約以二百八十人計之，每日有二百八十人傳授中國文物，一百七十日，有四萬七千六百八十人傳授中國文物，等於一人傳授一百三十二年零八日，其効力之大，不言而喻，③同船未返之數十人，僑居墨國，長期傳授中國文物，其影響之大，更是不卜可知，故墨西哥之宗教祭祀，服飾建築，風俗習慣，文字語言，幾成中國化矣。

(C) 器物可證者(歸薩克即法顯，器物可證者有四)：①歸薩克所乘蛇形舟，與法顯所乘中國帆船相同

：墨西哥道羅氏 (Alfonso Toro) 云：「歸薩克走時，乘蛇形舟而去」，蛇形舟，即中國繪龍形鎮海怪之龍船，龍為鱗蟲之長，龍蛇同類，墨西哥人所稱蛇形舟，即係中國式之龍船，此其證明一。

② 歸薩克傳授藝術，與中國相同：赫斯賓氏 (Hasebroeck) 云：「墨西哥各種工藝，均係歸薩克所傳授」，歸薩克所傳授之藝術，如①墨西哥博物院所藏多端納嘉人之雕刻，(附圖①) ②都拉遺物之人像柱(附圖②) 皆是中國式，此其證明二。

③ 歸薩克傳授建築，與中國相同：歸薩克所傳授之建築，如①都拉掘出武士廟之圓形柱，雕有羽毛蛇形(即龍形)，②歸薩克廟最大工程，為蛇牆，牆之最高部及最低部，均以回字文為飾，牆之下部，雕有許多蛇頭，即中國所謂龍頭，以上兩大建築，均係中國式，此其證明三，(附圖③) 歸薩克廟之龍頭。

④ 歸薩克傳授陶器，與中國相同：歸薩克所傳授之陶器，如①墨西哥赤赤美嘉人之三足陶器(附圖④) ②墨西哥錫德嘉人三足陶器(附圖⑤)，以上二陶器，均係中國式，此其證明四(附圖⑥) 三足陶器圖(以資對照)。

(D) 遺跡可證者。(分為中國文物之遺跡，及歸薩克所傳佛教之遺跡) (甲) 中國文物之遺跡(歸薩克即法顯，中國文物遺跡可證者有八)：①墨西哥春玉蜀黍石臼與中國相同：美洲玉蜀黍文明之發源地，為墨西哥，墨西哥種植玉蜀黍之發明人，為歸薩克，人民遵照歸薩克之指示，玉蜀黍成熟後，婦女以石臼舂碎為粉，或搓之為團狀，或拍之為扁平體，或蒸煮而食，或炭烘而食，均與中國相同，今墨西哥博物館所藏古時春玉蜀黍之石臼，亦與中國相同，此其證明一。

②墨西哥多民族語言，與中國方言相似：墨西哥道羅氏云：「多民族語言，與中國方言相似」，此其證明二。

③墨西哥黃道十二宮，地支十二肖，均與中國相同：「墨西哥民間，亦有算命不求人等書籍，其黃道十二宮，地支十二肖，均與中國相同，惟用法稍有出入，中國是順數：「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墨西哥是逆數：「亥豬、戌狗、酉雞、申猴、未羊、午馬、巳蛇、辰龍、卯兔、寅虎、丑牛、子鼠」，以上十二宮十二肖，皆歸薩克所傳授，此其證明三。

④墨西哥境內掘出中國晉朝古錢古佛，木船遺骸，均與法顯時代相同：美國華美日報云：「法顯發現美洲，有種種事實證明，由於在墨西哥境內，掘出中國晉朝古錢古佛，及大木船遺骸，南美厄瓜多爾境內，掘得王莽古幣，存於當地博物院內，在秘魯掘得華文太歲碑，鑒於秘魯公園中，這些中國古物，也都足以支持以上說法」，墨西哥境內掘出中國古錢古佛，及木船遺骸，不是唐朝的，不是漢朝的，恰巧是晉朝的，足以證明是法顯之遺物，此其證明四。

⑤墨西哥會意文字，有如中國語言：自由大平洋月刊第二十七期「墨西哥的國家」文中，雷震遠神父云：「譚賽爾 (T. w. Donzel) 在其所著『魔術與秘訣』(Mogic et Science Secrete—巴黎伯約特社出版) 一書中，說及墨西哥亞芝得克人 (Azteca) 的會意文字——有如中國語言——印第安人的語言，過去即為會意文字之一種，但不幸西班牙人將亞芝得克人的文明所遺留的書籍，大多付之一炬」，以上會意文字，有如中國語言，是法顯在墨西哥所傳授，此其證明五。

⑥墨西哥瑪雅太陽廟馬雅碑文，與中國文字

體例相同：墨西哥道羅氏 (Tono) 云：「歸薩克曾以文字教人」，查南北美洲各國文字，均是由左向右橫寫，與中國文字寫法迥不相同，惟墨西哥瑪雅太陽廟馬雅碑文，相似中國篆篆，其書法，由上而下行，向左推進，與中國文字體例相合，此即法顯所傳授，此其證明六。

⑦墨西哥水、月、竹、目、雨、象形文，均與中國相同：英國卓以思氏 (Joyce T. A.) 云：「高僧薩克，來自東方，發明象形文」，薩克即歸薩克，(參閱結論司賓登氏云云) 墨西哥道羅氏云：「歸薩克曾以文字教人」，查墨西哥所存上古象形文中，有水、月、竹、目、雨、象形文五字，與中國象形文相同，一九四七年墨西哥今日雜誌，曾登載以上象形文，此即歸薩克所傳授，此其證明七。

⑧墨西哥亞加布哥港，建立中國帆船到港紀念碑，即法顯所乘帆船到港紀念碑：余受之先生著「墨西哥華僑史話」云：「根據古老的傳說，在一千四百年以前，有一艘中國帆船，駛抵墨西哥亞加布哥港，該港的拉克勃拉達廣場，有一塊紀念碑，上刻中國帆船模樣，可惜年代久遠，缺乏詳細記載」，(附圖) 亞加布哥港建立中國帆船到港紀念碑時，僅知千餘年前有一艘中國帆船，駛抵墨西哥亞加布哥港，但不知何年何月何人所乘之帆船，所以碑上未載明帆船到港年月，僅有當地省市長立碑年月，茲據旅居東京方規先生所抄碑上原文，及所譯中文，一併照錄於左：

Este Monumento Conmemorativo al arribo de la Nao chia a Acapulco fue construido Siendo Gobernador del Estado C. Gral. y Lic Dm. Jose Innocente Lugo y Presidente Municipal Elic. Eren Villarvazoir. Nov-XX-MC-MC. MXXX VI

①亞加布哥港建立中國帆船到港紀念碑原文譯成中文：「紀念中國帆船寄碇亞加布哥港之碑，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省長英納普秩魯峨，市長雅爾華瑣建立」。

以上紀念碑，乃是墨西哥人自立，足以證明就是紀念法顯所乘中國帆船到港碑，此其證明八。

(乙) 歸薩克所傳佛教之遺跡 (歸薩克即法顯，佛教遺跡可證者有九)。

①歸薩克之法衣，與法顯相同：公教百科全書 (美國紐約出版) 第十冊霍勃曼 Charles G. Herbermann 氏云：「墨西哥瑪雅陵殿之十字教，祭師祭祀穿，紅黑十字法衣」，十字法衣，即佛教之袈裟。按佛制僧人袈裟，謂之福田衣，形取田字，以方塊布紅黑相間，中成十字形，故墨西哥土人稱其衣為十字法衣，稱其教為十字教，亦猶波斯傳入我國之祆教，其教義崇拜火，故我國稱曰拜火教，即為一例，歸薩克十字教所穿十字法衣，即法顯佛教所穿之福田衣，此其證明一。

②十字教之名稱，起源佛教十字之標誌：十字部之十字，是佛教之標誌，為印度相傳之吉祥標相，梵名室利鉢路利義，即吉祥海雲相也，唐譯華嚴經，「如來胸臆有大人相，形如十字，名吉祥海雲」，魏晉提流支所譯十地經論，「有金剛萬字之語，以十字為萬，蓋取萬德圓滿之義」，故後世佛教，以十字為

標誌，墨西哥人以卍字中是十字，遂以十字教稱之，斯又一說也，此其證明二。

③ 歸薩克之教義，與法顯相同：公教百科全書（美國紐約出版）第十冊奧洛克氏（Orozco Y. Berta）云：「墨西哥瑪薩之十字教，並非發源墨西哥，而是發源於歸薩克，觀其宗教內容，毫無基督教的象徵，似是發源於佛教」，墨西哥道羅氏（Alfonso Toro）云：

「歸薩克創立十字教，宣傳博愛、節食、齋戒、懺悔、反對戰爭偷搶、殺生害命」，「博愛」，即佛教之無量慈悲，佛觀衆生，如同一子，「節食」，即佛教之日中一食，過午不食，不非時食，「齋戒」，即佛教之三齋六齋，「懺悔」，即佛教之三悔五悔，觀音懺法，阿彌陀懺法：「反對戰爭偷搶，殺生害命」，即佛教五戒十善之不殺不盜，以上歸薩克之十字教義，與法顯所傳之佛教，完全相同，此其證明三，（附圖④瑪薩織十字教碑）

④ 歸薩克之戒法，與法顯相同：戒肉戒辛，爲佛教之大法，世界各國大乘教，皆是如此，戒辛，不是戒辛辣，而是戒五辛，五辛，一稱五葷，（小蒜、大蒜、慈蔥、茗蔥、興渠）佛教戒肉戒辛，而不戒辣椒，歸薩克之十字教，除前述各項齋戒外，亦是戒肉戒辛，而不戒辣椒，與法顯佛教之戒法，完全相同，此其證明四。

⑤ 歸薩克之祭師衣冠，與法顯相同：歸薩克之十字教，爲祭師者，平時穿黑袍，祭時穿紅袍，而戴羽冠，羽冠，即僧人之毗盧遮那冠，黑袍，即僧人之海青服，（便服）紅袍，即僧人之袈裟，與法顯所傳佛教之衣冠，完全相同，此其證明五。

⑥ 五比丘到墨宣傳佛教，中墨各史記載相同：南史第七十九卷東夷傳云：「齊永元元年，（西曆四九九年）扶桑國沙門慧深來至荊州

說云：扶桑國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西曆四五八年）屬國比丘五人遊行其國，流通佛法」，墨西哥今日雜誌第五四期孟達神父云：「歸薩克曾在墨國傳教，臨走時，帶四個青年比丘，（連他本人，共是五個比丘）回到他的故鄉日出之方去了」，以上南史所云五比丘，今日雜誌所云五比丘，與佛國記所云同船二百餘人中法顯等諸比丘云云，是同一事實，茲錄南史原文，並「附扶桑國考證」如左：

附扶桑國考證：

南史第七十九卷東夷傳云：「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齊永元元年，扶桑國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地多蒲桃，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屬國比丘五人，遊行其國，流通佛法」，以上屬國比丘五人到扶桑流通佛法，就是法顯由長安經于闐國，赴天竺取經，假道錫蘭返廣州時，飄至墨西哥，同船二百餘人中，有法顯等諸比丘，在墨宣傳佛教之故事，茲考證如左：

（子）扶桑國是日本，或是墨西哥：按北史列傳第八十二云：「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而居」，倭國，即今之日本，中國昔以扶桑稱日本，但南史上之扶桑國，經筆者考證，不是指日本，而是指墨西哥，法國高比爾（Gaubil）克拉克勃勞（Klaproth）亨包爾特（Humboldt）等，「認爲南史所云扶桑國，不是指美洲，而是指朝鮮，或是指薩哈林島云云」，均與事實不符，茲以事實證明如左：

① 扶桑國沙門慧深云：「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按慧深所云扶桑國之方向、位置、里數、證明扶桑國不是指

日本，不是指朝鮮，亦不是指薩哈林島，而是指美洲之墨西哥。

② 扶桑國沙門慧深云：「扶桑國多蒲桃，無鐵有銅，不貴金銀」，蒲桃，即葡萄，名見漢書，墨西哥出產最多，爲墨國釀酒威士忌、白蘭地、紅林白林等之主要原料，墨西哥在上古時，鐵礦尚未發現，但金、銀、銅等礦，均已大量開採，而且金銀出產最多，故不貴，迄今銀之產量，仍稱世界第一，按慧深所云扶桑國各種出產，證明扶桑國不是指日本，不是指朝鮮，亦不是指薩哈林島，而是指美洲之墨西哥。

③ 十洲記云：「扶桑在東海之東岸，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海廣狹浩汗，扶桑在碧海之中，地生金丸玉，如中夏之瓦石狀」，「扶桑在東海之東岸」，東海之東岸，是墨西哥，「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是言東海以東一萬里，是墨西哥，墨西哥以東，又有碧海，即大西洋，「扶桑在碧海之中」，是言墨西哥在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地生金丸玉，如中夏之瓦石狀」，是言墨西哥出產金玉，如中國之瓦石狀，按十洲記所云扶桑之方向、里數、位置、出產、證明扶桑不是指日本，不是指朝鮮，亦不是指薩哈林島，而是指美洲之墨西哥。

根據以上第②第③各項所云扶桑國之方向、里數、位置、出產、證明扶桑確係墨西哥。

（丑）五比丘到墨年代，是四五八年，或是四一二年：法顯於東晉安帝義熙八年（西曆四一二年）飄至墨西哥之年代，與扶桑國沙門慧深所云屬國比丘於宋大明二年（西曆四五八年）到扶桑國流通佛法之年代，相差四十六年，相差原因，不外計算錯誤，蓋以扶桑國之語言日曆，均與中國不同，計算年代，最易錯誤，茲舉一例如左：

按佛祖統計載：「釋迦牟尼，生於周昭王二十六年」，計至中華民國四十八年，為二千九百八十五年，但佛教界及各報社，稱曰：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八日，為釋迦牟尼二千五百〇三年誕辰，相差四百八十二年，釋迦牟尼，為世界上之大宗教家，其誕辰年代，尚且相差四百餘年，至於慧深所云五比丘到扶桑國之年代，與法顯到墨西哥之年代，相差四十六年，可謂小而又小，如滄海之一粟矣，況五比丘到墨西哥年代，確係西曆四一二年，不是四五八年。

(寅) 歸薩克等五比丘，就是法顯同船諸比丘：佛國記所云同船二百餘人中法顯等諸比丘，就是墨西哥今日雜誌孟第達神父所云歸薩克等五比丘，孟第達神父所云歸薩克等五比丘，就是扶桑國沙門慧深所云歸薩克等五比丘，法顯由長安歸來，人數既相合，事實又相符，此一千五百四十七年之疑問，至此就算水落石出，以其證明六。

(卯) 墨西哥外科醫神像，手持僧人錫杖，與法顯相同：英國卓以思(Jorge T. A.)氏云：「伊薩莫納，來自東方，為馬雅一切神明之領袖，發明療法」，伊薩莫納，即歸薩克，墨西哥人為紀念歸薩克，故今之外科神醫像，仍是僧人裝束，手持僧人錫杖，足着僧人羅漢鞋，與法顯相同，此其證明七，(附圖④)墨西哥外科醫神像。

(辰) 墨西哥達拉洛神像，頭戴僧人毗盧遮那冠，與法顯相同：墨西哥達拉洛神，司雨司水，一稱雨神，一稱水神，一稱蛇神，即中國所謂龍神，歸薩克在墨西哥，有多神之名，所謂雨神、水神、蛇神，均指歸薩克而言，故今之雨神水神像，仍是僧人裝束，頭戴僧人毗盧遮那冠，足着僧人羅漢鞋，與法顯裝飾相同，此其證明八，(附圖⑤)墨西哥水神雨神像。

(巳) 墨西哥歸薩克神像，足着僧人羅漢鞋，與法顯相同：墨西哥所奉祀之歸薩克神像，上身為蛇形，即中國所謂龍形，所以神之也，下身為人形，足着僧人羅漢鞋，與法顯相同，此其證明九，(附圖⑥)歸薩克神像足着僧人羅漢鞋。(圖⑥)唐玄奘像足着僧人羅漢鞋，以資對照。

(E) 結論

查美洲各國文物，與中國相同者少，惟墨西哥一國與中國文物相同者多，固然人智相似，抑何偶合偏多，前面所舉各節，不過九牛之一毛。

按以上中墨各史所記種種事實證明歸薩克之十字教，不是發源墨西哥，而是發源於歸薩克，觀其宗教內容，毫無基督教的象徵，乃是發源於佛教，十字教之教義、戒法，及祭師法衣、鞋、帽、均與佛教相同，故曰十字教就是佛教，歸薩克太陽廟十字教碑，係土人稱歸薩克所傳之教為十字教，碑上題有「十」字，為紀念歸薩克十字教所立之碑，其文字相似中國篆書，其書法由上而下，向左推進，與中國文字體例相合，證明歸薩克是中國人，歸薩克在墨西哥文化，是中國文化：例如傳授農業，是中國農業，(如種植玉蜀黍等)傳授藝術，是中國藝術，(如雕刻塑像等)傳授建築，是中國建築，(如武士廟之圓形柱，歸薩克廟之蛇頭柱等)傳授風俗，是中國風俗，(如十二宮十二肖等)傳授語言，是中國方言，(如多美族語言)傳授書法，是中國書法，(如十字教碑文由上而下向左推進)傳授文字，是中國象形文，(如水、月、竹、目、雨、等)以上云云，全是中國文化，證明歸薩克，確係中國人，究係中國何人，茲以事實證明如左：佛國記所云法顯由長安、于闐、罽賓、錫蘭、至墨西哥，是第五世紀，南史東夷傳扶桑國(墨西哥)沙門慧深所云歸薩克五比丘游行其國，流通佛法，亦是第五世紀，墨西哥今日雜誌第五四四

期孟第達神父所云歸薩克在墨西哥傳十字教，是五個比丘，南史扶桑國(墨西哥)沙門慧深所云歸薩克五比丘游行其國，流通佛法，亦是五個比丘，故今日雜誌所云歸薩克等五比丘，即南史所云歸薩克五比丘，南史所云歸薩克五比丘，即佛國記所云于闐、罽賓、錫蘭、至墨西哥法顯等諸比丘，人數既相同，事實又相符，世紀又相合，證明歸薩克即法顯，歸薩克來自東方，法顯亦是來自東方，歸薩克來時同伴多人，皆衣長袍大袖，法顯來時同船二百餘人，皆着中國衣服，歸薩克來時年老有鬚，法顯來時年已七十八歲，歸薩克之來去方向，與法顯相同，歸薩克之身材高低，鬚髮顏色，亦與法顯相同，歸薩克來時乘蛇形舟，法顯來時乘繪有龍形之中國帆船，今墨西哥亞加普爾科立有中國帆船到港紀念碑，即紀念法顯所乘中國帆船到港碑，歸薩克宣傳佛教，法顯亦是宣傳佛教，證明歸薩克就是法顯，墨西哥各史所謂東方神人歸薩克，就是中國佛國記所謂觀至耶婆提國之法顯，法顯所乘至之耶婆提國，既非英國毗爾(Samuel Beal)翟理士(Herbert A. Giles)等所說的亞州瓜哇，又非法國雷慕沙(Abel Remusat)沙畹(E. Chavannes)等所說的亞洲閩婆，亦非日本足立喜六所說的亞洲望婆登國，亦非中國章太炎所說的南美洲科陀爾國，而是美洲墨西哥太平洋岸之亞加普爾科(Acapulco)亦稱亞加布哥港，亞加普爾科中國帆船到港紀念碑，就是紀念法顯所乘中國帆船到港碑，法顯顯至墨西哥，為東晉安帝義熙八年(西曆四一二年)十月杪，離開墨西哥，為東晉安帝義熙九年(西曆四一三年)四月十六日，(參閱附註二)當時在中國方面，經過三皇五帝、唐、虞、夏、商、周、秦、漢、魏、兩晉、三千六百七十八年之歷史，而在墨西哥方面，尚是穴居野處，茹毛飲血，所以法顯到後，當地土人，視為天降神人，法顯所言所行，盡量模仿，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且法顯是神僧，神

通廣大，曾與墨國留下許多輝煌之事業，巍巍蕩蕩，民無能名，有稱創造神，有稱太陽神，有稱歸薩克神，有稱古爾幹神，有稱薩莫納神，有稱伊薩莫納神，司賓登氏（Spinden）云：「馬雅諸大神中，有名曰古爾幹者，其形體容貌，實與薩莫納伊薩莫納無別，古爾幹似乎並非別人，而係墨西哥人所奉祀之太陽神歸薩克耳」（參閱附註一）法顯之偉大，可謂舉世無雙，不但是中國留學外洋的第一人，而且是創造墨西哥的第一人，不但是創造墨西哥文明的第一人，而且是發現美洲的第一人，拙著中曾說過，發現美洲，是中國高僧法顯，不是意大利之哥倫布，哥倫布於西曆一四九二年，始發現北美巴哈馬群島，法顯於東晉安帝義熙八年（西曆四一二年）已發現墨西哥，較哥倫布早一千零八十年，千餘年來，中國對於法顯，僅知是赴印取經而已，墨國對於歸薩克，僅知是東方神人而已，世人對於最早發現美洲者，僅知是千餘年後之哥倫布，不知是千餘年前之法顯，法顯之被埋沒者，已一千五百四十七年矣，歸薩克之被隱蔽者，亦已十六世紀矣，自一九二九年以來，筆者朝斯夕斯，專門研究此一問題，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人一能之已百之，十能之已千之，費時數十載，讀書二百餘種，卒將法顯之豐功偉業，得以公諸世界，歸薩克之隱蔽黯淡，得以重見光明，呼籲寫世界史者，應大書特書，「最早發現美洲者，不是意大利之哥倫布，而是中國高僧法顯」法顯發現美洲，不惟世人不知，即法顯本人，亦不知是今日的墨西哥，蓋當時中國人的地理智識，不會想到西半球，而西方學者，更不會想到征服海洋，發現美洲的奇蹟，早在哥倫布一千多年前，已被中國人發現了。

附註一：法顯在墨西哥史上之名稱，法顯在墨史上之名稱，可謂多矣，有稱創造神，有稱太陽神，有稱歸薩克神，有稱古爾幹神，有稱薩莫納神，有稱伊薩莫納神，有稱雨神，有稱風神，有稱水神，有稱空氣神，有稱伏旦神，有稱金星神，有稱湖上風波神，有稱性命代表神，有稱羽毛蛇神，有稱曠野真神，其名稱之多，可以知其其在墨史上聲價矣。

附註二：歸薩克到墨西哥之年代：查墨國各史，對於歸薩克到墨之年代，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有云歸薩克二世紀到墨傳教，有云歸薩克六世紀到墨傳教，有云歸薩克八世紀到墨傳教，有云歸薩克十世紀到墨傳教，有云歸薩克十一世紀到墨傳教，有云歸薩克十二世紀到墨傳教，有云歸薩克在佐拉路拉傳教二十年，墨國各史，所以甲此乙彼，先後不同者，由於西班牙人統治墨西哥三百年，將所有古籍，完全焚燬，後世編史者，大半是根據傳聞記載，以訛傳訛，在所難免，法顯於東晉安帝義熙八年（西曆四一二年）十月杪，到達墨西哥，東晉安帝義熙九年（西曆四一三年）四月十六日，離開墨西哥，此即歸薩克往返墨西哥之真正年代也。

附註三：歸薩克在墨西哥史上之往返方向：歸薩克在墨西哥史上之往返方向，傳說不一，有云歸薩克來自東方，有云歸薩克來自西方，來自東方者有二說，一是歸薩克本人說：「來自日出之方」，日出之方，東方也，蓋以中國是在東方，故曰日出之方，即太平洋之彼岸，一是西班牙人說，蓋西班牙人統治墨西哥時，以地區觀念之故，以歸薩克來自東方，是指墨西哥之東方，即大西洋之彼岸，至云「歸薩克是白種人，來自大西洋之歐洲」，更為不經，歸薩克如由歐洲降臨墨西哥，則歐洲人發現新大陸者，不是千餘年後之哥倫布，而是千餘年前之歸薩克，歸薩克在墨西哥，曾留下許多輝煌之事業，返其故鄉後，對於歸薩克至墨西哥一段經歷，焉能默爾終古，不以隻字留諸史籍，不以片言宣諸於口耶，且與前述歷史所載歸薩克之像貌、鬚髮、衣服……完全不同，其為牽強附會，不待論矣。歸薩克來自西方，是墨西哥本地土人說：「歸薩克來自墨西哥之西方」，即太

平洋之彼岸，墨西哥土人所云西方，是以本國地理，而定東方之方向，來自墨西哥東者曰東方，來自墨西哥西者曰西方，歸薩克本人所云東方，是以太陽出落地方，而定東方之方向，太陽出的地方云東方，太陽落的地方曰西方，以上歸薩克本人，與墨西哥土人兩種說法，名雖不同，其實一也。

一九五九年臺北市松江路一五六巷三號。

（上接第九頁）

釋族出家：讚、讚
阿闍世王飯佛：讚、行
維耶離城：讚、行
庵摩羅女飯佛：讚、行
入滅之預言：讚、行
純陀供養：讚、行
沙羅林：讚、行
須跋陀羅飯佛：讚、行
遺教：讚、行
入滅：讚、行
茶毘：讚、行
舍利分發：讚、行
註：右列略字的詳名如下：
修：修行本起經
瑞：太子瑞應本起經
普：普曜經
方：方廣大莊嚴經
異：異出菩薩本起經
因：過去現在因果經
集：佛本行集經
衆：衆許摩訶帝經
讚：佛所行讚
行：佛本行經
尼：本生尼伽耶

佛說入胎會與胎生學之比較研究 (下)

陳欽銘

胎生學，在第五週時，中胚葉之集聚，即預示日後之骨骼之產生，第六週，軟骨化中心第一次出現，第七週，軟骨化中心更普遍，頭骨亦由膜狀而成軟骨狀。第八週，骨化第一次出現，第一〇週骨化中心較普遍，第十二週，脊索退化，骨化展開，若干硬骨明顯，至第十六週，身體中多數硬骨分明，至第二十週，腕骨，肘骨，胸骨等皆骨化。但各部分之完全合併，須俟至產後，甚至於成年。

經文：「第二十一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生起，能令胎子上生肉，譬如泥師先好調泥泥於牆壁，此風生肉，亦復如是。」

胎生學：第五週，胚胎之頸部，軀幹及四肢有原肌細胞群，第六週，肌節合併成連續柱向腹面伸展，肌肉分節現象消失，第七週，身體各部肌肉迅速分化並獲得最後形式及關係，第八週胎兒已能有若干運動，第十週，會陰部緩慢發生，第十二週，有腔內臟之平滑肌產生，第十六週心臟之肌纖維更結集，肌肉運動已可發覺。平滑肌之發生，初成於肌母細胞，在此後隨細胞而伸長，在第二十週後，新纖維可由已成纖維之間充細胞變成，可自肌肉表面之中胚葉特化形成。並可由已成之纖維分生而成，橫紋肌亦然。

經文：「第二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浮流，此風能令胎子生血。」

胎生學：第十二週，血管中已有副層，骨髓中開始製造血球，第十六週，血液發生於脾中，至第二十二週，血液發生，在骨髓中增加，在肝中減少。

經文：「第二十三七日，於母腹內，有風名曰淨持，此風能令胎子生皮。」

胎生學：皮膚有雙重來源，表皮部份起源於外胚層，真皮部份起源於中胚層，第五週開始有表皮及真皮層，第三至四月，表皮增至三層，即表皮與真皮層之間增多一中間層，第二十三週後，表皮

變成重層，即表皮，角質層，透明層，生長層及真皮。表皮與真皮相接觸處，本屬光滑，此時手掌及腳底處表皮增厚，伸入真皮，至第二十五週，皮膚表面亦有凸起之條紋，漸是永久之指紋。皮膚由分節狀之脊神經依次分佈，稱為皮節區 (Dermatome area)。

經文：「第二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滋漫，此風能令胎子皮膚光悅。難陀，第二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持城，此風能令胎子血肉滋潤，難陀，第二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曲輪，此風能令胎子髮毛爪甲悉皆成就。」

胎生學：第十六週時，身體毛髮已開始顯著，汗腺亦出現。至第二十四週，表皮角質化，甲板亦開始，指趾甲伸達指尖，毛髮，眉毛，睫毛等亦漸伸出，身體羸瘦，而比例較佳。剝離之頭皮及表皮細胞與脫落之胎毛，皮脂等混合，形成一種糊狀物質，稱為胎脂 (Vernix Caseosa)，塗於胎兒皮外，保護胎兒皮膚，不受羊膜液之侵溶作用。

經文：「第二十八七日，於母腹中，胎子便生八種顛倒之想，云何為八，所謂星想，乘想，園想，樓閣想，樹林想，床座想，河想，池想，而實無此，妄生分別。」

胎生學：大腦皮質已分層，但於胎兒意識無敘述。

經文：「第二十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花條，此風能吹胎子，令其形色鮮白淨潔，或由藥力令色潔黑，或復青色，更有種種雜類顏色，或令乾燥無有滋潤，白光黑光隨色而出。」

胎生學：無所述。

經文：「第三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鐵口，此風能吹胎子，髮毛爪甲令得生長，白黑諸光，皆隨業現，如上所說。」

胎生學：第七月中胎兒羸瘦，皮皺，紅色，眼臉重閉。毛髮，眉毛，睫毛，指甲等生長更茂密。

網膜完成，可受感光之刺激。

經文：「第三十一七日，於母腹中胎子漸大，如是三十二七，三十三七，三十四七日已來，增長廣大。」

胎生學：第七八月中，皮下脂肪積聚，舉丸下垂入陰囊，體重至第六月尚不過六四〇克，第七月即增加至一〇八〇克，第八月已到達一六七〇克。

經文：「第三十五七日，子於母腹支體具足。」

胎生學：各部發育已逐漸成熟，此時若早產，通常能養育長大。

經文：「第三十六七日，其子不樂住母腹中。」

胎生學：各部發育已逐漸成熟，胎兒意識無記錄。

經文：「第三十七七日，於母腹中，胎子便生三種不順倒想，所謂不淨想，臭穢想，黑暗想，依一分說。」

胎生學：無敘述。

經文：「第三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藍花，此風能令胎子轉身向下，長舒兩臂趣向產門，次復有風，名曰趣下，由業力故，風吹胎子，令頭向下，雙腳向上，將出產門。……將欲產時，母受大苦，性命幾死，方得出胎。」

胎生學：分娩過程，約分三期，第一期，子宮底收縮，子宮內壓力增加，使胎兒頭部將胎膜頂出於弛緩的子宮頸，隨後胎膜即行破裂；第二期，子宮頸完全舒張，胎兒被擠出。由於子宮屢發性收縮所生的陣痛，逐步緊密，逐步強烈及延長，第一期每陣痛相距一至三〇分鐘，第二期每則相距數秒鐘，第一期共歷數小時以至十餘小時，第二期較短，第三期則產出胎盤，約佔半小時。

依以上比較，吾人可約略指出三點結論。如下：

一：在敘述人體發生之過程中，佛說入胎藏會與胎生學所用之名詞，敘述方法及旨趣，容有不同之處；但其所指之身體構造及功用上逐步之成長，兩者皆若合符節，未見有一絲毫之參差不齊。且經文可因胎生學之描寫而減少甚多玄味，免除知解上困難。而胎生學亦可因經文之提示而開拓其研究範圍。

二：胎生學與佛說入胎藏會不同處，在於胎生學是現代人根據種種解剖觀察實驗而敘述者，描寫方式較繁瑣細密，研究之範圍亦較周窄單純。至於佛所說，則並未依據任何一種實驗，一次解剖（僅依禪定之覺照觀察。）說法時間在二千前，聽衆是難陀等小乘行者，而說法之義趣乃在於說明人生之苦空無常無我，引衆生了生脫死；故於人體發生之敘述不過是一篇中之一小節耳；但已能簡言賅意，深入淺出，設施種種譬喻方便，以契聽者根器。佛法之深精微妙，於茲可見。

三：入胎藏會經中每隔七日，多有：「有風名曰……能與胎子作……」換成今日語言即是：「引起胎兒逐步成長之動力。」關於成長之動力，胎生學並無敘述，但據「實驗生命論」（阿木余四男著）研究，則謂：

「『成長』為生活物質之增加，長成之起有二因，一為細胞同化他物質而構成與自身同樣之物質以事增殖，一為細胞達一定大後，必分為二個以増加細胞數，前者之細胞同化作用，常一方起同化，一方又起分解以放出熱能。故成長須有可同化之養分存在，始克實現，亦僅限於同化勝於分解時見之。成長為環境所影響者甚大，由實驗而知，支配成長率之因素有八，即食物，刺激，鹽類，熱，光，重力，電氣，壓力。不過以此八者之一時作用而決定生物終生之體量，亦屬較少；如尚在未成熟環境遇普通者，結局仍多能長成普通之體大，反之而縱然在自然之環境內，亦有「因」或「種內因」而長成巨大之身體者，亦有長成爲短小身體者，如人體之矮矮，雖兄弟間，亦千差萬別，此雖未能有如何之理由說明，但生活細胞之內在性質大與有力，

可毋庸疑也。

「雖然，凡生活細胞能得此特殊內在的性質之原因，因不限於外界之特別影響，若外力而爲直接於個體之成長上有大影響者，則此影響之威力似於胎內生活之初期待特別趨勢也。」

而佛說入胎藏會中亦有：

「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聚生蟲，聚非是蟲，蟲非離聚，然依於聚，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赤色。……依父母不淨羯羅藍故，地界現前，堅硬爲性，水界現前濕潤爲性，火界現前，溫暖爲性，風界現前，輕動爲性，難陀，若父母不淨羯羅藍身，但有地界無水界者，便即乾燥悉皆分散。譬如手握乾麵炭等。若但水界無地界者，即便離散，如油滴水，由水界故地界不散，由地界故水界不流，難陀，羯羅藍身有地水界無火界者而便爛壞，譬如夏月陰處肉團。難陀，羯羅藍身，但有地水火界，無風界者，即便不能增長廣大，此等皆由先業爲因，更互爲緣，共相招感，識乃得生。地界能持，水界能攝，火界能熱，風界能長，難陀，又如有人，若彼弟子熟調砂糖，即以氣吹，令其增長，於內虛空，猶如藕根。內身大種，地水火風，業力增長，亦復如是。」

以今日已徵實的科學知識而論，細胞實是一切生物構造上，生理上，發育上，遺傳上的單位；但是細胞之同化他物質而構成自己，以事增殖；以及細胞自分爲二，以增細胞數，而令形態發生，組織發生，這些都不過是成長的初步現象而已，並非最初的發現！細胞何以要同化他物質而構成自己？細胞何以要自分爲二？細胞是原形質結構的最小單位，原形質是構成生物體的基礎物質，原形質雖是一種膠體構造，但其中填充着無數大小性質各不相同的懸膠體，乳膠體而構成一種不等質的膠體系，時常在物理化學之中，呈現着種種不同的形態。活的原形質一經化學分析，即即重大變化而趨於死亡，所以迄今爲止，吾人對於在生活之中的原形質的化學組成及結構，仍一無所得，而所知者，皆是已

死的屍骸的研究而已，以一個部分的屍體的紀錄，吾人果能自此中獲得全部的活的動景，且據近代化學分析，原形質之爲物，乃是由多數性質不同的各種複雜物質互混化而成，但其所含的種種物質，並無一種能單獨自營生活者！即其所由成各種元素，亦未見有任何特殊奇異而超於非生物界通常所見之物質以外，生命之奧秘，究竟何在？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研究主任甲克杜克勞（J. Dubrunfaut）於研究生體化學之後，曾慨乎言之：「吾人於今日以生與死，問諸化學，化學殊無確切之定義以答此問。生體與屍體之本質的差異何在？化學亦不能舉答。是以唯有借助於自身性質不明的靈魂，以示兩者之不同，方能救出化學於目前所處之窘境耳。」「生物之狀態，所以有某一定瞬間之限制者，蓋由實驗而來……生物之個性，遺傳性及其長期休息後之再生性，似只與膠狀性（即原生質）有關，但此種膠狀性質既未明瞭，所謂生物之諸性質進於膠狀性，決不能謂爲生物之性質之本性已明。……在膠狀溶液中，吾人若欲以人工新增反電荷膠粒與舊存相同者，即不能達到目的——吾人只能使舊存者增大，並不能使之新生而增其數！以之觀生物體中在其生長過程上，能生成反電荷膠粒，如其舊存者，皆不能說明其所以然也。……而吾人之所謂生物之靈，此靈也者，所以區別各瞬間之生物，及有同一機能之人工生物者也。」

已探找出成長之與內在因素，外在環境有相互的影響，及其成長的每一歷程的物質現象，乃今日科學的偉大成就，但是以佛所證悟的十二因緣而論，其成就的範圍不過是：「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而已。並正摸索於「名色緣於何？」的黑漆的路上！今日之科學家若不能全部參破十二因緣原理，了解業由於惑，惑成於苦，苦結爲業，以明三世因果道理，科學於全部真理能有所得乎？於科學家自家分段的生死，能有所解脫乎？

我聽耶教「佈道」

偉宏

同事T君見我平日閱讀佛教雜誌，認我必有所追求，勸我去臺北市仁愛路二段四十二巷四號耶穌基督教會所聽福音，我想：我雖是個信徒，去聽聽福音，耶和華神對我們世人所默示的話語，該是無妨害的。好吧，既然是一番好意要我去，也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那天晚上佈道，講的是世人貧窮，不如天上富裕豐滿；世人無福可享，唯獨天上永康。『照我本相，無善足稱，唯祿流血，替我受懲，並且召我，就祿得生，救主耶穌，我來，我來，』的詩篇，唱個不停，當時感到神對世人的熱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一時，我為神的愛火所燃燒，並且還燃燒的極其旺盛，T君見我聽了福音後，受益非淺，乃更為收集一些佈道用的小冊子給我看，我也都盡覽無遺。

後來發覺裡面的涵義是毀謗佛法，辱我佛性的，到此，不能再容忍了，不得不與T君、H君、C君等同事中的基督徒們作輕言細語的辯論，一邊又受到他們的懲罰，叫我去受浸，作為得救後的見證。真的已臨見血，已臨以命換命的時候，再沒有時間給我徘徊不決了！真是受了委屈無處申訴，此時在我的內心裡，的確有些迫切的需要，需要親近三寶，需要常隨佛學，需要廣結佛緣，同時業已作了這樣的決定：「大丈夫，死就死，生就生，苦就苦，十字架自己背，血自己流，苦自己受，這些都是因果報應，神怎麼創造天地人？唯有念念念佛，才能解脫永生。」在外表上，依然保持鎮靜。

某日，我發覺聖經中的話語有些毛病，於是就向他們幾個基督徒們發問：「神的心願，要與人調合

，互為居所，好在祂兒子裏，藉着人而彰顯祂自己。

乃創造天地萬物，人也造好了，就把人——亞當，人類的始祖——安置在伊甸園裏，好叫人受祂的建造，但神的創造並沒有完成神的心願，神的創造是為神的建造預備材料，……後來，亞當不聽神的話，吃了禁果而得罪，因此人類始祖的罪性就一直傳到我們身上。我說的這些有錯誤嗎？」答：「說的都對，沒有錯，」又問：「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神是無所不在的神，永有永能的神，萬有萬能的神，並且還有神的權柄，你說是嗎？」答：「是。」再問：「那末，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神是無所不在的神，永有永能的神，萬有萬能的神，並且還有神的權柄，這該是多麼好呢？為什麼神還要這心願：要與人調合互為居所，好在祂兒子裡，藉着人而彰顯祂自己呢？如果神沒有這個要彰顯祂自己的心願，就不會創造天地和亞當了；沒有亞當，必就沒有今日的氫彈、飛彈；核子武器等兵器，我想耶和華神，也會為了今日世界而感困惑不安，這並不是神所喜歡的神，為什麼要有這個彰顯祂自己的心願呢？」T君、C君、H君，一時答不出所問，直至現在還沒有獲得答案。

事實上，我也想乘此機會向他們宏揚一點佛法，好讓他們得到一點法喜，當我正與H君彼此交換拯救靈魂的意見時，忽然聽到C君插嘴說：「H，你不要跟他談，他所講的，都是一些世俗問題，根本就沒有談到靈，你會越談越糊塗的！」我不服，請問：「你所要談的靈，又是怎麼一回事呢？」C

君說：「現在的世人沉淪，神來到這世界上，要拯救這些沉淪的人，好在人裡建造神的生命，你所講的那些，都是俗世邪說。」我說：「大海沉淪，救渡眾生，出生入死，不僅一命。一切眾生，皆是生命；神的生命，不出衆生，阿彌陀佛才是究竟；你能指出那一點是邪？」T君聽了，乃唉呀一聲：「你怎麼可以拿衆生與神作比呢？這該是多麼重大的罪呀，你能拿衆生與人比嗎？達爾文作了進化論，結果他把他自己的理論都推翻。說：『人不是猿猴之類的動物進化而來的，人類還是人類，』因為人是有靈的，猿子沒有靈啊。」我說：「靈是充滿了靈法界虛空界的，也正如你說，神是無所不在，神在你裡面你也在神裡面，神怎麼沒有靈呢？」答曰：「靈，分聖靈與邪靈；聖靈會令人喜樂，平安，就是救渡這些世俗的聖靈，使其得到究竟的平安與喜樂，所謂轉識成智者是也。你所信的神，不是因為祂創造了天地人類以後的今天，有了氫飛彈等兵器而感困惑不安嗎？你別怕，還有佛正在你父親那裡現身說法，解說你父親的困惑和煩惱，予以究竟的平安與喜樂。」T君又在：「唉呀，在聖經裡，凡所能翻得到的神的話語，我都翻給你看了，我真想不出更有什麼好的話語能勸醒你，使你仍能回到神裡去，我已望你不要為世俗的邪說所薰染，免得將來受神的審判，罪這個問題，你將如何交待啊！我真為你着急！」我心裡在認罪，只有在三寶面前求懺悔，並求三寶加被帶業往生西方吧。

乃應之曰：「是，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世間無習佛經，這就是因緣，這就是真理，世不信創造與被造，創造與被造才是邪說。」至此，他們幾位在禱告，跟神交通，我在念佛，心心相印。

憂患中的玄高禪師

煮雲

生逢亂世，在兵禍中弘化，數度受人陷害，又能在憂患中視毀譽如浮雲的玄高禪師，是值得景仰的。

釋玄高的神通事迹很多，時常以神通力拯救善良的無辜者，但他自己倒不爲自己的生死設想，這一方面固然表現出他精神的偉大，另一方面也是他早已超出生死，的確證得了能忍苦難的位，這可以從玄高在死後兩度向門人顯現看出來。

玄高禪師的母親，本來是信仰外道的，她的大女兒，也就是玄高禪師俗家姐姐，倒是一位崇奉正法的佛門弟子，她常常在暗地裏爲母親祈願，祈願母親歸於正信。

後秦弘始四年，玄高禪師誕生在馮翊萬年，那便是今日陝西臨潼縣西北地方。當他生母感覺懷孕的前夜，曾經夢見覺僧來到室內散花，在高師出生時，家裏更突然間傳出異香，滿室輝明。所以，大家都覺得這是瑞兆，爲高師起名叫覺僧。後來引起外人的重視，更以『世高』來稱呼他。

高師幼年就請求母親准許入山隱修，可是，這種請求不能得到允許，直到他十二歲了，有一位書生來到他家借宿，說是要去深山隱居潛修的，

高師的父母又看到全村的人都來相送，所送的竟又是他們的幼子，不久更發覺了這些迎送的村人，乃是神人幻化的，這才准許高師隨同書生入山修行。

高師來到山中，立刻請求僧人爲他剃度出家，僧人們却没有答應，理由是他生母乃是外道，父母不聽正法是不能得度的。高師下山回到家裏請求父母歸入正道。經過二十多天的時間，終算說服了父母，他自己的志願得以初步實現了。母親信了正法，他也得到出家的資格，改名玄高。

由於高師的宿慧，領悟正法的能力特別強，到了十五歲時，已經能給山僧說法了。受戒以後，他專修禪律，不久，開始了他的遊訪參學。當時浮城跋陀禪師在關中石羊寺弘法，高師聽說了就前往事以師禮，他却在十天的時間妙通禪法，浮城跋陀禪師讚嘆不已，並且謙卑的推辭不肯接受師禮。高師又繼續的到處參學。

他到了西秦的麥積山，有百餘學人很自然的尊仰他的義訓禪道，跟從他修學，他也暫時在該山隱居起來。長安沙門釋曇弘在這時已經很有

名望了，也在該山隱居，另外還有許多高僧也同在此山中，時常與高師相會論道，非常的友善。

後來，有外國禪師曇無毘來到隴西，領導徒衆，傳授禪道。高師乃率領門人前往受法。

在這樣精進的參學中，高師已漸漸爲人重視了，信仰他的，接受他影響的，也漸漸增加，這却引起了猜忌。

河南有兩個姿容華美的沙門，逢迎權貴製造自己的名聞利養，對於有學德的僧人，則不擇手段的謀害。他們看到高師聲望漸高，就向河南王世子曼，虛構高師的罪狀，密謀加害，這是高師第一次遇難。幸虧河南王不忍執刑，才採折衷辦法，將高師擯到河北林陽堂山去，有三百多徒衆也隨同着去了。

據傳，河北林陽堂山是群仙所居住的地方，高師率三百多位門人在那裡建造了山舍，更形精進的修學，神情自若，絲毫沒有懈怠，忠誠冥感，聲不絕而自鳴，空氣中自然帶有香氣，猛獸馴伏了，毒蟲也不再作害，更有許多仙人來求法。在三百多門徒當中，有十多人得到神通，神力自在多有靈異。其中以紹玄來說，手指可以流出一種特別香潔的清水，供養高師洗漱，各地常現不是世界所能有的香花，用來供養三寶。

河南王對曇弘禪師的盛名非常欽仰，他特別派使臣到成都迎請。曇弘也知道高師被擯的事，爲了申明高師清白，不願路途遙遠，冒着危險到了河南，他見河南王就說：『王既然能鑒賞遠地善知識，爲什麼又聽信讒言擯棄近賢？貴僧不遠數千里而來，只爲獻此一言而已！』

河南王和太子聽到這句話，生起慚愧心，派出使節很卑遜的禮請高師出山。高師隨遇而安，答應了這個請求。正要出山，突然山崩石塌草折木斷，阻塞了道路。高師知道是山中仙人不肯讓高師離開，他對高空說：『我誓志弘道，豈得滯乎！』不久，風自然而息，路自然而開。

返回河南時，河南王率群臣在道旁歡迎，一致的推崇高師爲國師，他便在河南進行弘化。這次弘化有很大的成就，到了他覺得應該結束了，就離開河南繼續前往涼土遊化。那裡正是兵禍戰亂，有魏虜拓跋燕，正據平城，侵入涼境。

高師抵達平城弘法，拓跋燕的太子拓跋晃尊崇為師。這位太子正被譏受父親懷疑，整日擔憂，不能夠解脫，他把這事告訴了高師，請求解救，高師命他作金光明齋七日懺悔，他便遵從作了。一夜，拓跋燕夢見了祖父和父親手執寶劍，忿怒的前來責問他為什麼聽信讒言枉殺太子，拓跋燕驚醒召集大臣說明這件事，大臣們異口同音的證明太子沒有過錯，這才使拓跋燕減除了疑心。他更進一步的下詔獎勵功臣，制訂文教，授皇太子大權，副理萬機，總統百揆。這事却促成了玄高禪師的大難。

因為太子晃被授予這樣大的權力了，使拓跋燕最寵信的道士崔皓寇天師忌恨起來，但他又不敢再陷害太子，將目標移在玄高禪師的身上，對拓跋燕指控高師有所密謀。

這時，玄高禪師已經預知此難了，對弟子們說：「佛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乎？」聽到這話的門人，莫不感慨萬千。

高師所說的「崇公」，在後來證實了是涼州沙門釋慧崇，不久，高師與慧崇同被幽禁，玄高禪師便在這次冤獄中圓寂了。只有四十三歲，那年是宋元嘉二十一年。

當玄高禪師示寂的那天，門人們都不知這事，夜裡三更時分，突見有一道光，繞玄高禪師先前的住處塔三

西方化的悲劇

日本Shinn Yamamoto作
亞光譯

西方化(Westernization)一詞的含義是指非西方的文化，而接受了西方的觀念、制度和技術等。此種社會文化的形態在兩三世紀以前就出現於非西方之世界中。聽任其如此演進，是由於未加深思熟慮或者是無法抗拒，這樣可能導致完全的西方化。但是，這却是非西方文化方面的自殺行為，因為這樣西方的文化就會無孔不入地滲透至非西方文化的一切部門中，同時攪亂了固有文化的一致性，最後可能將促使我們從現在的瓦解以至於毀滅。

但西方化對於我們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從工程技術方面來說，事實是如此。日本過去曾慎重地接受只限於西方的技術（相當於我國「和魂洋才」——日本的靈魂加上西洋的技術）。但僅止於接受技術而排拒其他是不可能的。於是乎日本的靈魂也就遭受到西方靈魂的感

染。這就是大正年間我們知識份子的精神狀態。這種反應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方才打破；但它並非是充沛的，因為它止於是一種復古的和排外的政治道德運動。如果僅限於文化方面，則佛教應列為文化遺產。不幸的是：神道教被指定為領導的原則，這是徒勞無益的。對於這一場反西方化的戰爭，日本戰敗了。然後我們體認到：西方化是無可避免的趨勢，而且很難於抵禦這種潮流，但是我們不能夠停止抗拒。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在現階段是有點過份的趨向於西方化，而且實行起來是被歪曲了的。假使我們不富於創造性，我們可能被西方文化所同化。但假使我們是充滿活力而富有創造性的話，我們可能從死裡逃生。我們必須找出一條創造的道路來。



匪，光中有聲音，正是高師在說：「吾已逝矣！」弟子們到此才知高師已經示寂。大家哀號痛絕從曠野中迎屍，準備沐浴遷葬。

有一位沙門名叫玄暢，是高師的弟子之一，聽到這一消息，趕到了看見高師已死，他和同學們都悲傷萬分，高師這時竟慢慢睜開眼睛，滿面笑容，不久坐了起來，對弟子們說：

「大法變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

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自悔！」說到這裡，再臥下去死了。

另外有一次向沙門法達顯現，法達是後秦的僧正，很久就想隨高師參學，可惜因緣未能成熟，到了高師示寂以後，他便悲痛得絕食，常常呼喊：「高上聖人，何不一現？」

他的願望終於得酬，一日，見玄高禪師從高空飛到，法達頂禮哀求救護，玄高禪師說：「汝業重難救奈何？今後苦悔當得輕受！」

法達又問：「法師與崇公並生何

處？」玄高禪師說：「我願永生惡世救護衆生，即將還生閻浮。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

法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玄高禪師並沒有直接說明，後來有門人說高師是能忍苦難。大家也這樣公認了。

請指教

請訂閱

先夫介民先生逝世一週年感言

鄭柯漱芳

嗚呼駒光如駛，先夫介民先生之逝，忽忽已一週年矣！此一年中，激芳以頓失所天，神魂昏瞶，寢食俱忘。每於風晨月夕之際，輒憶數十年來，夫妻相愛之情，無不愴天呼地，而血淚為乾。

先夫，為廣東省文昌縣人，父香甫公，母刑氏。業錢業，為文昌縣大族。先姑次第生五女，始生吾夫，既生而後，親父母視為至寶，吾姑哺之育之，亦勤勞備至。

先夫生而沉毅果敢有大志，十五歲卒業於文昌中學，父母抱孫心切，疾為定親，先夫不顧，走南洋新加坡入當地華僑中學，艱於資，乃半工半讀，以求卒業，暇則，與華僑相往還，俾連絡感情，因而熟知僑情。蓋當時北洋軍閥專國，政治腐敗。列強虎視眈眈，有識者常慮有瓜分之虞，吾夫革命之志，斯時已肇其端矣。

當國父中山先生在廣州開府，創辦黃埔軍官學校，以培植革命武力基幹時，先夫知為報國機會，千載難遇，乃整裝回國，投考軍校。畢業後，復就讀德國某大學以求深造。歸國後又進陸軍大學將官班，人皆知先夫具文武材，而不知其十載寒窗，磨穿鐵硯，純從艱苦中得來也。

今總統蔣公任北伐軍總司令，率軍北伐時，先夫即受知蔣公，為隨從副官，此後，或從事政治或效力軍中，或任有關工作。皆惟今總統蔣公命令是從。蔣公固視先夫如子弟，先夫亦視蔣公如父母，親切之情，有非他人所能道者。

當先夫策劃武漢三鎮，重歸中央而駐節漢口時，激芳正已就讀於中學。經地方長官之紹介，彼此相識，往還經年。情投意合，遂結縭焉。婚後，往南京工作，不半年，又奉命為廣西省政府委員。長女素心，即在廣西省會之南寧出生。嗣後，陸續生次女冰心，長男心平，次男心本，三男心雄，三女美心，四女慧心，小女愉心。

先夫生平受蔣公知遇之恩，勤勞國事，席不暇暖。居嘗語於激芳曰：「予幼而負笈遠遊以求學，長而委身政府以奉公。於堂上雙親，未能晨昏定省或甘旨之奉，是予所抱憾於終天者。」往往淚隨聲下。激芳慰之曰：「自古忠孝不能兩全。夫揚名聲，顯父母，非昔賢所以昭示於吾人者乎？君能輔蔣公以強中國，以救萬民，形管留芬，功昭史冊，不逾於老死庸下，與草木同腐朽乎？愚意二大人在天之靈，知君之有所建樹，必莞爾而笑，原君之非得已也，況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為拯救人類之痛苦，曾拋父母，棄妻子，入深山以求妙道，卒成正覺。受其度者，奚止恒河沙數。父母妻子，亦因之而獲正果。千載而後，崇拜釋迦牟尼者至今不衰。」先夫聞之亦為之怡然。

先夫弟兄四人。先夫居長，次者庭偉，不幸早逝，四弟庭洪，於共匪佔據海南島時，一家六口同時殉難。與先夫同志趣，以報國為職志者，厥為三弟挺鋒。先夫以終年勤勞國事，當堂上雙親健在之日，甚少同鄉一盡溫清之禮，常鬱鬱以為恨，然因

此於兄弟之情，夫妻之愛，兒女之撫慰，於從政之餘，莫不盡其歡好焉！

生必有死，事所必然，而先夫之死，得總統蔣公之垂愛，各長官及諸同事之同情，海外僑胞之關顧，哀榮特甚。激芳應無遺憾。惟以先夫數十年來，夙興夜寐，唯國事是勞，曾無一日暇，以徜徉山水，或寄情娛樂。況赤焰猶張，大陸淪陷，數萬萬同胞，沈沒於水深火熱之中，今不幸早逝不能輔蔣公以光復河山，統一區宇，拯救生靈，想先夫在天之靈，亦必耿耿於心而不能自己。

先夫生於遜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十四日。歿於民國四十八年國曆十二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二歲。葬於臺北縣觀音山之陽。

嗚呼！激芳幼則受恩於父母，長則恃愛於先夫，從未受暴風之摧殘，先夫去世之日，直如天崩地塌，痛不欲生，惟以從先夫於地下，庶盡數十年相愛之情。惟念兒女成行，長者固未就業，幼者尚在中學。以養以教負責何人？激芳於是欲死而不得。今而後，唯有盡吾之力，教養兒女，以致成人，以慰先夫在天之靈。倘有餘年，則伴青燈，讀黃卷，暮鼓晨鐘，以了此生。

茲屆先夫一週年紀念之日，略述先夫於家庭間之情形。以告親友及諸兒女，以為紀念，至於效忠領袖盡心國家，其豐功偉績，有史官在，激芳毋庸贅言，幸親友知交，憐而鑒之。

劍

仙

(傳奇)

莫正烹

本刊是弘揚佛化的刊物，祇可登載佛教有關的文章，怎麼又會談到劍仙呢？其中有個原故，據說劍仙也出於禪宗一派，既然出自禪宗，也就屬於佛教的範圍。我雖然聽人說過，但希望讀者當爲一種傳奇故事看，或者也有部分事實，可以證明並非全屬子虛。用供飯後茶餘助談的資料。

友人楊君金岱的親戚，叫做鄭其欽，是河南省許昌縣人，他曾在西安和合麵粉公司，當過管理金櫃之職，他有個同事，在公司裡頭，當庶務而兼會計。通常，金櫃和會計，在工作上，有連帶關係，而且他兩人又同住一室，隨便什麼話，沒有不談到，管金櫃的鄭某，平日最愛看劍仙小說，有時把劍仙的神奇事跡向那會計先生說得津津有味。然而，普通小說，大多數祇說到明清兩代，沒有說到漢唐以上的故事，一天鄭某看了一本敘述漢代的小說，又向那會計先生，大吹大擂，誇張中國的劍仙，是世界各國所沒有，從上古以至漢朝，從漢朝以迄於今，特出門戶，自樹一幟，實屬中華精神的一大文明。那會計先生，起初對於鄭某的吹牛，不過好像成年人和小孩子們談談一樣，本來不大注意，可是鄭某越說越是起勁，未免

嘖嘖作笑，露出些否定的態度，有時批評他幾句，說是怪誕不經之談。因此兩人就抬槓來了，在鄭某一肚皮劍仙的玄虛，對於會計先生的反駁，當然不肯低頭，由是你一言，我一語，越迫越緊，終於鬭窮匕現，迫出會計先生的秘密實情，便把劍仙的源流，如何修禪，如何入定，如何境界，如何吐納，如何運用，一連串向鄭某吐露出來。鄭某傾聞之下，認爲他所說的比小說所載的，更爲詳細而合理，於是打爛沙鍋問到底，追究會計先生那套學問之所由來。會計先生在鄭某虛心請教之下，他就說道：「老兄，實不相瞞，我就是劍仙譚道一的弟子啊！」這樣一問一答，就產生了下面的一段奇聞：

民國二十年以後，抗戰未發生以前，有個劍仙叫做譚道一，收集了好幾個門徒，在西嶽華山頂上修禪入定的。他本人原是個道士裝束，但他信奉的，還是佛教禪風。在一一般人對於劍仙的傳說，總以爲是小說家無聊之談，究竟有無其事，沒有實據。如今華山頂上，果然發現有劍仙的踪跡，這消息傳到西安城新聞記者的耳朵裡，就引起了他們好奇之心，不能不尋其究竟。一天西安城的記者們，組織了一個臨時旅行團，不辭勞苦，攀登到

華山頂上，專誠拜訪那位世間異人的譚道一，但是譚氏心存至道，一向不善於應酬，對於遠道而來的記者團，漠然不予接待。經過記者團三番兩次的要求，譚氏依然沒有答應。他們目的所在，務要一睹尊儀，誰都不願虛此行，於是不顧譚氏的接見與否，一窩蜂似的，闖進劍仙的屋子裡來，但見刀槍劍戟八般武器，件件俱全，這是中國武行中的舊家風。凡是拳打腳踢的武人，都有那一套武行的傢伙，本來沒有什麼希奇的地方。但在記者團一向的習慣於城市生活，與舊家風的武人，劇然分作兩個世界，認爲譚道一必有不同行爲，加以譚氏不予招待，未免懷恨在心，企圖報復了。自從他們下山的第二天，各家報紙，就有大字標題，登出譚道一而不道的新聞，驚動了全城各界人士，同時各大報館，又聯名控訴到西安城靖公署，及軍委會臨時辦公廳。那兩大機關，聞報之下，果然出動了一團人馬，包圍華山，要逮捕譚道一。譚氏在此情形之下，便對他還沒有成功的弟子說道：「現在報館造謠，政府派兵來圍捕我們，這是我們的惡因緣，學道不成，祇有俟諸來日，我先把你們送下山去，各走前程好了，譚氏頓時運用神通，把未成功的弟子，一一送出重

圍，然後再偕同幾個已經成功的弟子，駕着劍光，向空遁去，等到大兵到來，祇搜得一間空房屋，已經沒有劍仙的影子了。

現在又說到西安和合麵粉公司的庶務兼會計，他自從得到譚氏攜出重圍以後，也曾到過北平入過朝陽大學念書，畢業以後，就在西安民政廳做個小職員，一日，因爲公事上的關係，要到主席官邸去報告，當他一踏進辦公室門，就有個年紀較老的長官站起來和他握手，那長官是誰呢？就是官邸的秘書長也就是會計先生的同門師弟。彼此無意中相見之下，各訴離情，並且問及師父的消息，那秘書長對他說道：「師父自從離開華山以後，和幾個師兄弟，到了美國附近的一個小島上，很早就有信來過，但是最近便不知道他們的下落了」。至於那個小島的名稱，友人楊君，亦已忘掉。

和合麵粉公司的金櫃鄭某，自從發覺會計先生原來是劍仙譚道一的弟子，這段因緣，實在不容輕輕的放過，便又追問劍仙的淵源，那會計先生又一五一十的說下去。

中國在上古時期是沒有劍仙這個名稱的，祇從南北朝達摩祖師西來以後才有的。他們開山的祖師是個禪宗泰斗，不知他是達摩祖師呢，還是三祖僧璨，抑或另有其人，現在無從考據了。那個禪師，在北方一座大山頂上修習禪定已經有了好幾年，當他每次坐禪，必有個怪物去擾亂他，要吞噬

他的肉體。禪師有個護法，也有一套了不起的神通，但屢次和那怪物搏鬥，無奈打它不過，還要常常吃它的虧。一天，禪師在山頂上發現了，一塊幾丈高的大石，四圍放射出翡翠色的奇光，他以天眼一看，在內藏着一片水精，水精之內，有一顆像小胡挑大的紅丸，這是天地靈氣所鍾，世間希奇的寶物，禪師以神通力，把石裡的紅丸取出來，拿到手裡。但他天天要坐禪，倘若入了禪定，恐怕會失掉那件東西，索性把它吞下肚子裡去，出定以後，才把它再吐出來，這樣的一吐一吞，日久便成習慣，當他吐出紅丸之時，砰然一聲，光華燦爛，越練光華變得越大，竟至於好像一座大山。禪師以那件東西，奇怪得很，早晚對着日精月華，加緊吐納，一連修習了很久一段時間，偶然向月亮吐去，月光昏沈，打山崩，打水水竭，到這境界，紅丸的作用，已告成功了。他想起要用那顆紅丸去鎮壓那個怪物，但又不想害它的生命，就把紅丸交給他的護法，並且教他怎樣去吐納，經過了好幾年，護法亦已經修練成功，與禪師一樣的程度，祇惜那位護法成功未久，便物化去世了。禪師後來又在山下，收得一個童子，名字叫做精精，禪師照樣教他怎樣修禪，怎樣吐納，又把那紅丸教他吞下去，早晚加緊修習，這樣經過十年之久，功夫圓滿了。一天，禪師對精精說道：「我要入個甚深禪定，其他的鬼鬼怪怪，

若來惱我，你不要去睬他，祇有對面山頭水潭裡的那個怪物，就不能不用紅丸去鎮壓它了，但不可傷害它的生命，至緊至緊。」禪師吩咐過以後就在一塊磐石上入定，過了幾天，那怪物果然出現，但見潭水騰空；月華昏暗，頭如山嶽，眼似日輪，向着精精撲過去。精精大吃一驚，在這生死存亡，千鈞一髮的當兒，精精忘記了師傅的叮囑，竟用盡平生氣力，把紅丸吐去，祇見天旋地轉，震動八墟，一聲霹靂，把那怪物的腦袋，打得粉碎。禪師頓從定中驚起，精精就把剛才的事，一一向師傅報告，禪師嘆了一口氣，說道：「唉，冤冤相報，無有了期，將來必有個魔王，摧殘佛教。」於是禪師和精精，飛步走過前山，以神通力，用手一指，地下湧出個大洞穴，把那怪物的遺骸，埋入洞中，覆以泥土，然後坐在一塊大石上，對精精說道：「一切衆生，不知本有個不生不滅，不染不淨，不一不異，不斷不常，無形而形，無念而念，非人非畜，非男非女的真我，反而錯認個有生有滅，有去有來，虛幻不實的軀殼和妄想的假我，致被貪瞋痴愛的客塵，緊緊繫縛住了，千生萬劫，無法脫離，枉受輪迴生死，挨盡了不小苦楚艱難，總沒有一點覺悟。假如肯放下萬緣，回光一照，找出個本來面目，一念不使愚迷，那就與佛祖無異了。即如那個畜生，積劫所修的是野狐禪，祇因不曉得有個本來永生之體，却向

肉體上求充實，不向道德上去修持，向外馳求，迷途忘返，竟使數百萬年的道行，喪於一朝，實可悲愍！但這都是業緣所關，自作自受吧了，我今機緣已熟，馬上要到南方去走一走，傳法以後，不久當入涅槃，你好好的精進修持，靈明自照，才可以解脫生死，救度群倫，所傳你的吐納工夫，不過是揚葉兒啼的一個法門，假如有人堪以傳承的話，也可以方便傳給他，但不要逐妄迷真，斷佛慧命。時不待人，我去了。」說完以後，禪師回到山洞去，收拾行裝，一鉢一鉢，下山南去。精精懷念師恩，親筆為他繪了個肖像，從此劍仙的師徒，傳授道法，必要掛上禪師的肖像，以誌不忘，所有劍仙的儀式和規矩，事事不離佛制。

禪師去後，精精修行的道法日深，於是遍訪名山，西上崑崙，授徒一百餘人，這是劍仙代代相傳之始。精精到了晚年，獨自一人，向南方去訪尋師傅的踪跡，其中有個門徒，秘密追隨着他。據說精精到了崑崙，入大禪定，安祥坐化了，精精的肉身，千百年來，尚保留在崑崙山上。是為劍仙第一代祖師。

修學劍仙的人，第一要受戒和持戒，假如失却童身，就不容易有所成就了，若是從五欲中來，更要斷除三毒，蓄精不倦，然後合於修學的條件。但在修學的初期，還要經過一番苦行，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以後的日常功課，不離禪定，不離修習慈悲三昧，總之，要養成仁民及物的思想，和崇高偉大的人格，才可以成就的。

按：精精是劍仙第一代祖師，其道盛行於唐代，筆者在四十年前，也曾見過一本劍俠傳，內有精精紅線真隱娘大鐵椎之名，未知是否同一枝派，又在三十年前，聽說有個劍仙，他經過香港，一晚，正當月華如水，他也曾為他的親朋表演過，劍光閃處，把跑馬地附近的樹枝，砍斷下來，但筆者沒有親眼見過，不曉得有無其事。至於上頭所記載的事實，出自忠厚篤的楊君之口，大抵不是杜撰之詞。其中關於會計先生，秘書長，禪師，護法，和美國小島的真實名字，因為事隔十多年，無法記憶，又不好隨便安上個張三李四下去，以為亂真。又楊君亦曾得到他的親戚鄭其欽的介紹，和那個會計先生通過幾次信，祇是沒有一面之緣，不然的話，必會有更詳細的導報。文中所說譚道一師徒們，是今日碩果僅存的劍仙，然與市面上流行的小說所載，絕不一樣，或者他是劍仙的正宗，我也會這樣想過。小說所載的總不離貪瞋痴三毒，好管閑是非，和專事尋仇報復，以一個心神散亂之人，沒有一點超塵絕俗之想，怎會有所成就呢？恐怕是文人之筆，臆造之詞，滿腹牢騷，無處發洩，才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真正劍仙，要專心一志，參禪入定，那有閑情世慮，去和俗人厮混？所以劍仙的實際內容，祇有他的師徒們，才會知道，絕不是門外漢，所能推測到的。



秋遊觀音寺

寒兵

竹林山觀音寺好像是位樸素漂亮的村姑，很少爲人發現。這次因部隊演習，指揮所設在寺後的花園裡，我恰巧擔任這個指揮所的裁判官，當吉普越過原野，駛進高低不平的黃土道路，在密密的竹林裡現出一座寺廟來。素愛到廟裡玩的我，有如在沙漠上發現了綠洲般的喜悅，到達廟前，廟前橫額上「竹林山觀音寺」金光六字便映入眼簾，這，我才知道是臺北縣林口鄉名勝觀音寺。我不禁有自古美人出鄉村之感，便以審美的眼光，從每一個角度去欣賞，現在將我的觀感記述在下面，以作遊客們一個嚮導。

觀音寺位在林口鄉東北，從臺北西站搭公路局的車子，半個多小時可抵林口，再由林口坐桃園客運汽車，第一站就是；步行約五分鐘即可到達。下車後，拾級而上，迎面就是寺之前殿，牆沿屋角彫刻着古色古香的天龍，人，禽，獸，彫刻之美可謂絕倫，然我覺得太俗氣；原因是設計者把佛教當得多神教，所以什麼八仙，老子，關公，周倉等都彫刻在前殿上，顯得俗不可耐，這是美中不足的一點。

觀音寺前殿有三個門，每門都有字畫對聯，正門對聯上書：「竹林甘

露滴綠柳青着三月景，山寺慧風生白蓮開放一枝香」，這付對聯雖不十分雋雅，但從此聯可見觀音寺之風景一斑，右門橫額書「菩提路」，此言由此進可證得菩提果也，其門傍對聯道：「山流花間觀大自在，風清月朗得上禪禪。」這與菩提路正相印證。左爲「慈悲門」，這道出佛教的本旨，其門聯：「隨處化生不生不滅，尋聲救苦大慈大悲」，這言觀音大士隨處化生，無苦不救。觀音大士安坐在正殿佛龕裡，千手四伸，金光輝耀，觀音那裏有千手，此不過形容觀音救人到處伸出慈悲之手。前殿反背有于髻公書贈「光明自在」碑額，愈使觀音寺增彩不少。

大殿兩傍是廂房，一爲女尼師們禪房，一爲半僧半俗的和尙臥房。他（她）雖怕人的本性發醇而住食分開，而我認爲男女出家同住一寺，終覺不安，敗壞佛門之風，都是生產在此，最好是澈底的分開。殿左右有假山噴水池，終日細瀑如雨洒，蓋示意觀音楊枝清水洒三千，使五濁惡世苦難衆生，均能浴其甘露而清涼心田得法樂。東廂房設有民衆補習班，圖書室，窗明几淨，是一讀書的好地方。此補習班有三種用途，一爲寺裡尼僧學

習佛教儀規及佛典，一爲駐軍講堂用，（政府早有進駐軍人禁令，我大惑不解）再就是爲文盲的民衆傳授知識。此班隔壁即爲女尼禪房臥室，門口有遊客止步禁牌，但我還是好奇的從窗隙裡窺看一眼，裡面有打坐參禪者，有縫紉衣服及看佛經者，尼師們年紀都在二三十歲左右，雖灰色僧袍套在身上，然仍掩不住她們的秀麗的面龐。

我比喻觀音寺爲村姑，因爲她沒有都市寺廟那末雍華華貴，寺前那綠葉茂盛的樹林，正是她美麗的雲髮。兩個半月形的碧綠的湖泊，那正是她一雙水汪汪含情脈脈的眼。湖沿上一片花園，真是花園錦簇，這把她點綴得更外秀美。寺後人工花園，栽着櫻桃，杜鵑，香花，梅，桃，松竹以及不知名的野草開花，雖不像春天那末絳紫嫣紅絢爛如錦，而紅綠相映，笑靨迎人，也大引人入勝。園中設有石幾桌椅，給遊客們小憩，也是情人們談情的好去處。在萬綠叢中有一簇紫竹撐天，竹上紫色斑斑，從幼筍茁成竹，紫色愈長愈明，該寺以此竹之奇跡而命名竹林山觀音寺，常言「紫竹林中觀自在」，言觀音化生之處。儘管寶島春秋季節難辨，然一陣

金風送爽，殘花敗絮落葉片片，桂子之香，隨風撲鼻而來，葉落知秋，其景可見。寺之群花中有一顆奇葩，我要特別提出來的，這株看來枯幹生枝的花，葉大如劍，白天不開花，而到了玉兔東升，銀光佈地時，她才像偷情的姑娘羞人答答的移步月下會情郎——開放出大如佛手般的花來。究竟此花名何？寺中人也不知，因她在月下開放，所以叫她「月下美人」。因觀花有感，而寫打油詩一首：「竹林甘露紫竹出，山寺惠風奇花開，白天不見廬山面，月下移步人間來。」是日因演習情況需在此寺過夜，野外歸寺，洗去臉上灰塵，用過餐裡送來飯菜，打開帶來簡單行李，借寺廊簷下暫住一宿。一切整頓妥當，已是月出東山，花影佈地了。爲觀「月下美人」真面目，便移步花園前，此時已多人在爭睹她的芳姿，大概等了五分鐘的光景，朵朵的花怒放，先像隻手合攏，繼而如手張開，煞是好看，觀者無不稱奇！俄頃寺裡燈光齊明，鐘聲迭起，蒙尼師做晚課了。鐘聲寂寂，由於白天疲勞過甚，很快使人入夢。午夜夢回，晨鐘皮鼓又大響，其聲清越，令人有超然物外之感。此時月也西下，晨星點點，臉未洗膳未用，即時出發離寺。我覺得夜宿山寺，聽晨鐘暮鼓梵音，忘却世俗憂慮，而且有種怡然意遠、悠然會心，心田有無限安慰之感，演習歸來，因爲之記。

離開臺北的時候

耕心



九月十五日的清晨，我騎着單車從六張犁朝臺北火車站走，像一隻孤雁又一次的振翅轉徙。

我在臺北住了五年，遷移了七次，一次溪洲，兩次漳州街，兩次新店，一次北投中和寺，一次公館，最後一次是太張翠；這次是向南飛。古人形容流浪者的人生如浮萍，如轉蓬，如飄絮，一點兒不誇張。我自廿三年離開家鄉，十七年不都是孑然一身，如浮萍轉蓬一般在東飄西流嗎！這次離開臺北正是秋天，想起杜甫的一句詩「萬里悲秋常作客」，心靈慢慢咀嚼這句詩的情味，不勝感慨。

一箱破書，一捲舊行李，頭天打便車存在火車站，這天早晨騎着我的破車到火車站打票，我的一切「財產」就這樣都跟着我來了，真簡單真便當，不累贅不操心，這大概是流浪人的唯一好處，這「唯一的好處」却令人感到辛酸淒涼！

這天早晨天很陰沉，臺北市的屋脊上堆滿了層層的灰色雲塊，氣壓很低，一股潮濕的，都市早晨的怪氣令人心嘔。大店舖還沒有開門，街道祇有些小販學生們來往。我的雙腳慢慢的踩着，讓我的眼睛在別離之前，仔細看看臺北，我沒有看見什麼，臺北對我祇是一團迷；我像一尾小魚從小溪流裡游到一個大污水潭中，在裡面昏

天黑地的亂穿了一陣，悶得我要死，趕急往外衝！這就是我離開臺北時的心情。

然而，在這水潭中，還有我的幾個同類在裡面生活着，這時我想起了他們：一位是我的老伙伴，沒有犯法，坐了十多年的牢，前年才被釋放出來，拉了三個月的三輪車，賣了半年的紅茶冰水，賺些錢開了個小雜貨店，算是有了個窩；他是我能談心話的朋友，我去辭行時，開懷的談了半天；在這年頭找個談知心話的人真不容易，我們當時的愉快如享太平如飲醇醪，可是我們的心情却是沉重而暗淡的，往日的壯志，往日的活潑，都隨着艱難的歲月消逝了。再一位是愛好文學的朋友，大概她的生活太優裕了吧？不能「文窮而後工」，她常向我吐訴寫不出文章的苦，我也常向她訴文章寫不好和不能寫文章的苦，她是一隻美麗的金魚，玻璃缸裡的生活有什麼好寫的呢？象牙塔裡的天地有什麼意境呢？我是一隻泥鰍，見不到天日，臭水污泥裡的生活描寫出來，有啥子欣賞頭！我們同是可憐蟲啊！不能在汪洋大海中遨遊，不在海闊天空的境界中，怎麼會有高深的意境在我們的筆下出現呢？還有一位也是愛搖筆桿的朋友，她有五個孩子，生活的擔子把她壓得像塊乾魚乾，日夜絞腦汁，為兒女們的衣食操勞，走的頭兩天我去看她，她比以前更消瘦了，我很同情她，勸她多休息少勞動；

雖然，我仍羨慕她有個家，兒女成群才四十左右，大孩子已讀台大二年級了，她的辛勞有了代價。可是她說我一人不受家累，一人飽全家飽，沒有牽掛，逍遙自在。却沒有想到我在寂寞的時候，是怎樣打發我的光陰。近幾年來，我每次到外面走動和旅行時，總有種這樣的感想，我的軀殼在那裡，我的一切在那裡，我在車上，我的宿舍裡沒有值得懸念的東西，在這島上沒有可牽掛的人，我像片隨風轉動的落葉，世界何其廣闊，沒有我駐腳的地方！每次旅行時，我深深的體味到一種難言的孤獨的滋味，也感觸到了古人以轉蓬浮萍抒發胸懷時的心情。這天我比往日的感慨更多，望望灰暗的天空，冷清的街道，我

的心徒然空蕩蕩的，往雲天深處飛去，遠遠的。
我的心再回到軀殼裡來時，想起豐子愷先生的兩幅漫畫「日暮鄉關何處是」，和「一肩擔盡古今愁」。前者是描寫一位流浪者，在日落時遠眺茫茫的天涯，不知何處是歸宿。後者描寫一位流浪的老人挑着一擔行李，從一個山嶺上往下走，正走在半山坡上，身後留着一行零落的足印，忘了劃面上的時光是在深秋，或是大雪初霽後，這位老者個個像着往山下走，不知該往何處去。我回憶着這兩幅畫面上的情境，想想我的流落生涯，不禁黯然神傷。
過了羅斯福路，風迎面吹來，車走得慢，感到腳很吃力，到公園路開始落雨，我急急的趕到火車站，面前的衣襟已濕透，我打好票，望望濛濛的雨天，苦笑笑。
十二月十九日補記于臺南

香港
德發僧衣店

上海赴港·僧衣專家
各式僧衣·質料俱備

地址：香港九龍香山道四四號地下
臺灣連絡處：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

度一切苦厄

政治大學
西語系
王連生



聖美：

人生的痛苦很

多，誰也不能避免的，它在冥冥中來了使妳感覺到心裡的煩悶，痛楚。這

是多麼可怕的精神腐蝕之小毛蟲呀！它蠶食着靈源深處的極蘊，它摧毀着人類善良的心性。痛苦無雙的沒有一個喜歡的，但它却不管你喜歡與否，它要降臨於妳時，妳想逃也逃不了；聖美，這不是我武斷地以宿命論的觀念，來空息妳的心；事實上，這是不容我們否認，禍患的駕臨，誰也不得而知，今日的紅花，或許是明日的黃花，妳能說不可能嗎！千篇一律的人生價歷之事實不是切實地告訴我們：痛苦不能說沒有的但有方法可以以不痛苦的；雖然那需要崇高的心性修養，只要發心修行，終究可以達成願望的。佛法唯一的目的，即在使人生的痛苦得到解除，而超脫了痛苦的境界。假若我們的心，真能做到佛法所云：「明心見性」，難道還有一「痛苦」的感受嗎？

聖美：無可諱言，痛苦是一種感受，然而誰叫我們有痛苦的感受，這豈不是自作自受？如果說妳沒有這種感覺，不就不痛苦了？但人是奇怪的動物，偏偏去製造「痛苦」的感受，那人陷身於「痛苦」的深淵裡，還能

想天大人嗎？與其恨誰倒不如問自己好了。或許妳會懷疑地問我，人沒有痛苦的感覺，豈不是麻木不仁，或是痴人說夢呢？聖美：妳如有這個疑惑，畢竟是應該的，也是正確的。但我要告訴妳：一生沒有痛苦，不是麻木不仁的，更不是痴人說夢；它確實實可以在人間的淨土實現的，在今日科學昌明的文明時代，痛苦的心理感受，並不因物質文明的發達而減少，反而愈因此而增加的。所以科學的進步不完全能解決人類的痛苦，却反使人類更加痛苦的。所以，聖美：妳不要以為科學的萬能，能解決人類一切痛苦的苦痛，而我同妳說了解脫痛苦，說不定妳會感到驚奇的，為什麼佛法能解除人們心慮的痛楚，不就很滑稽嗎？是的！佛法能淨化人類心靈的苦悶，那不是滑稽的，而是真實的。普通說來佛法解除痛苦的原則：（一）淨心不染，充實自己使苦痛在自己身心沖淡，不生劇烈的反應。（二）誠心修持消滅苦源，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使已生之惡永斷，未成之惡永絕，且使已生之善永生，未成之善再生，則不自造業障，自不食苦果，那裡還會有痛苦的產生？

聖美：縱然痛苦是有的，我們也得有菩提心，勇於度一切苦厄，而後登光明渾然之樂土，我們應該有勇氣接受一切的痛苦，那是應該承受的痛苦，痛苦祇會以痛苦才能解決的，痛苦的感受，就要痛苦的修心來除

消的。我們固然不喜愛痛苦，但當痛苦來臨的時候，我們不要厭惡痛苦。痛苦是好的，假如我們討厭痛苦，痛苦愈會糾纏我們，的痛苦像漿糊，愈亂愈黏，愈糟的。既有了痛苦，好好地善待痛苦，而讓痛苦自自然然地告別，無形中妳會減少很多不必要麻煩，如果妳身陷痛苦中，而又埋怨痛苦，妳會愈痛苦。痛苦加上痛苦，就永遠是煩愈痛苦，痛苦加上痛苦，就永遠是痛苦了。聖美：我們不要把痛苦當作敵人。痛苦應該是我們的好朋友。西洋哲人說：「年青的痛苦是幸福的」，何況痛苦的本身，不是痛苦的，而所謂痛苦，是妳的心在作祟，假如妳說痛苦是敵人，那麼，妳自己應該是最痛的敵人，俗云：「自己不做自己的

三、青年學人之研究佛學

（上接第三頁）

至於青年學人之研究佛學，我以爲又不可只以佛學之研求爲止，所以最好還是要進入戒律的基礎，並有大乘菩薩行的大願，從而即時把握信願念佛之老實方法，這三位合和，三位一體之法把握以後，確對人生，有進可以大開展，退亦可以安頓憂患之人生。

者，即是此種原因。民國初年，唯識學特興於各大學，修之普遍進功處，畢竟是唯識的殊勝功能。因為它容易，因爲它有些，確不可以用學問之功來解決；把握禪學中之許多要領，實不易，以我爲青年學佛，最好的佛學研究之道，還是從唯識學研究入手，因爲開闢，思，修之普遍進功處，畢竟是唯識的殊勝功能。民國初年，唯識學特興於各大學者，即是此種原因。

唯識學，確是處處是法相，但即是處處是生命，進而有精密的方法，甚合學人的研究，尤其，研修了唯識，它必然會幫助一個人其他所修的應世學問之發展，而且是應世一切學問之根本動力。所以年來我個人的體驗，我接觸知識青年的體驗信念淨土，研學唯識，是一個很好的知識青年學佛之道，因此，我總勸青年靠住「印光法師嘉言錄」決然有助，再求開展其研究，學唯識可也。肅此敬祝淨安。

張廷榮敬啟

十二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十日

敵人，天下就永遠沒有敵人」，誠然這有一番大哲理存在着，它却是可以供我們掃除痛苦的銘鑑。

聖美：人生原來是苦樂參半，純然快樂的人生，或純然痛苦的人生，在人間不會有的，即使有，也是自鳴清高或自卑沮喪者的玩意。根本不是我們所應埋會的。不過，有一點我們應該接受的，即不管苦樂的多少，每個人有權利同時有責任，把它儘量趣於樂多苦少，甚至於近乎最大的快樂而至於最少痛苦，那才是求人生最大樂趣的所在，然而怎樣做才能這樣呢，就是要我們有勇氣「度一切苦厄」，同登「幸福」的彼岸。祝妳 快樂！

孟誠 合十

孟誠合上

方東美博士在臺大慈光社

演講「差別境界與不可思議」



佛教新聞

個偉大佛法之思想家。嗣又說明佛法上之差別境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為一立體世界，係淵源於古代印度宗教的看法，經釋迦牟尼佛的親加觀察，才建立一完整美善的佛家思想體系，實為當時宗教的一大革命。方博士對緣起說，因果律和輪迴說的來龍去脈，剖析尤詳明，示宇宙間之一切活動都是「業」(KARMA)的因緣關係，而無明又為業的動力，亦即差別境界之所由生，鼓勵同學應依照佛理之八正道去破除無明，斷煩惱障及所知障，語重心長。諸同學咸認方博士最近自美講學回國，慨允講演佛學，大作獅吼，實為難得；且其於講詞中對華嚴楞伽般若諸經引證甚多，講來津津有味，大會持續二個半小時，越講越有力，使與會三百多位同學，無不

臺大慈光學社本學期第二次講演會，於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時半假臺大普三教室舉行，會中請享譽國際之哲學名教授方東美博士蒞臨講演，講題為：「差別境界與不可思議」。他首先強調佛教為宗教亦哲學，非宗教亦非哲學。他說：「佛教破除了哲學上的二元對立性，脫離現實世界，建立其宗教的本質價值……又說：『哲學上的『不可思議』境界，站在邏輯的分析論上去分析，如違循佛法上的信、解、行、證的程序去做，最後便可達到目的，指示同學努力去學習做一個偉大佛法之思想家。嗣又說明佛法上之差別境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為一立體世界，係淵源於古代印度宗教的看法，經釋迦牟尼佛的親加觀察，才建立一完整美善的佛家思想體系，實為當時宗教的一大革命。方博士對緣起說，因果律和輪迴說的來龍去脈，剖析尤詳明，示宇宙間之一切活動都是「業」(KARMA)的因緣關係，而無明又為業的動力，亦即差別境界之所由生，鼓勵同學應依照佛理之八正道去破除無明，斷煩惱障及所知障，語重心長。諸同學咸認方博士最近自美講學回國，慨允講演佛學，大作獅吼，實為難得；且其於講詞中對華嚴楞伽般若諸經引證甚多，講來津津有味，大會持續二個半小時，越講越有力，使與會三百多位同學，無不

處世與佛學

徵求預約

本書作者聖印法師，歷年來於佛教報刊發表作品甚多，近特就中精選二十二篇彙編成集，付梓流通，全書計十餘萬言，二百餘頁，用上等紙精印，每冊訂價臺幣十元，港幣一元五角，預約期間為優待讀者，僅收臺幣六元，港幣一元，自即日起徵求預約，於民國五十年元月十五日出版，如蒙預約，國內請利用郵政劃撥帳戶「中字二〇四〇六」

徵求同印

徵求同印，選佛圖，保明代藏，選佛圖，保明代藏

國際佛教會 獎學基金董事會 啟事

茲將四九年度獎助學捐款諸大德芳名(恕不稱呼)及金額(新臺幣)開列清單(第三號)如下：甲、獎學基金：姚廷昆五千元整。乙、年度獎學金：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委員會一萬元。徐可均二千元。詹勳吾一千五百元。釋南亭、周兆榮、張伯英各一千元。胡崇理經募一千九百元。傅益永等共一千元。馮裡糖廠蕭甘棠等二十元。四人共一千元。徐松梅四百元。丙、辦公費：釋印順一千元。丁、印書費：釋印順、蘇泰楷、周宜德各一千元。釋南亭八百一十元。葉天護五百元。願季高四百一十元。鍾伯毅二百元。以上共計新臺幣三萬零八百二十元整。

人生第十二卷第二二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一、訂售刊費	七、〇〇九、〇〇
共收	七、〇〇九、〇〇
支出部份	
一、印刷費	一、八五〇、〇〇
二、鉅版費	七三、〇〇
三、合訂本費	二〇〇、〇〇
四、郵資雜費	二〇〇、〇〇
五、上期透支	五八二、八〇
共支	七五九、七六
結存	三、六六五、五六
茲承	三、三四三、四四

東淨寺、李觀靈、各捐台幣壹佰元。

鳴謝 特此

人生雜誌社啟

樂助印藏紀念堂 功德芳名

聖印法師樂助臺幣貳百元，張月華樂助臺幣參佰元，聖芳居士樂助臺幣參仟元，沈香林居士樂助臺幣壹仟壹佰廿元，黃桃居士樂助臺幣貳仟元，朱郁蘭居士樂助臺幣壹百元，北碧慶壽寺，林遠志居士，連光精舍、鄭憶西、東蓮念佛社、龍華佛教社、陳克文居士、林松根居士、馬筱松居士、廖振祥居士、高尚如居士各助泰幣貳百餘元。

鳴謝 特此

中華佛教文化館謹啟

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

募放本年度冬令賑米

(本刊訊) 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每屆冬令，舉辦慈濟賑放事業，寒衣食米，資助貧寒同胞，均為各界之所感念稱道。今冬寒衣已由美國募就一批，唯因沒有適當免費的交通工具，故其尚在待運之中。至於冬令賑米，該館已在着手勸募之中。深盼各方善信仁翁，大心菩薩，共襄斯舉，隨喜施捨，或代為勸募，饑寒同受，功德難量。定於農曆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發放賑米。倘蒙惠予捐助，請於農曆十二月底送達該館，現金代米，則請以「人生雜誌郵政劃儲帳八二五五號」匯去。

正續兩編

藏經廉讓

請速向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函洽

小啓

上期要目「欣聞影印大藏經功德圓滿誌念」手民誤植「大藏經」為「文藏經」，謹向讀者致歉。編者月來，胸悶頭暈，不能使用心目，勉力編校，粗疏處，祈諸師友垂諒教正。新年未能遍寄賀年片，謹此向諸師友拜個晚年。 編者

臺中慈明寺落成佛像開光

災祥亡法會，屆時歡迎

(臺中訊) 聖印法師所建慈明寺，全部工程即將告成，聞已訂於佛成道日(農曆十二月初八)由智性老和尚主持佛像開光典禮，同時啓建七天護國息災祥亡法會，屆時歡迎

內政部登記內警臺誌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字第二〇九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

吳怡第一部散文集

人與路 出版了

共分三輯

- (一) 人生的意義
- (二) 人生的道路
- (三) 愛與同情

共三十篇 定價十元

特價六元

劃撥儲金帳戶「三〇一三號」與怡

佛教信徒開設

博愛茶食品行

精製各種名茶

經銷中外罐頭

西點麵包壽喜蛋糕

南北土產應有盡有

歡迎教友特別公道

地址：臺北市中正路一七五〇號

電話：二二六一九號

另設郵購部：郵局劃撥一八八八號購滿茶葉五斤免費寄達未滿五斤加付寄費三圓

人生雜誌 第十三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五十年一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東
主 印人：性
編：聖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五五〇號

外國分社主任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謝
美國：知
檀香山：泉

今餘楊定慧

承印者：建華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三〇〇號
電話：三二九五一號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人生探究，教制改進，學佛心得，以及富有教育，啓發人性，宏揚佛法之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三、凡蓄意攻訐，譏諷漫罵，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 四、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不得刪改者請註明。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六、來稿請擲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本社編輯部。

訂閱辦法
訂閱全年臺灣幣拾元(海外港幣十二元)
每期零售臺灣幣三元
請用本行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匯訂